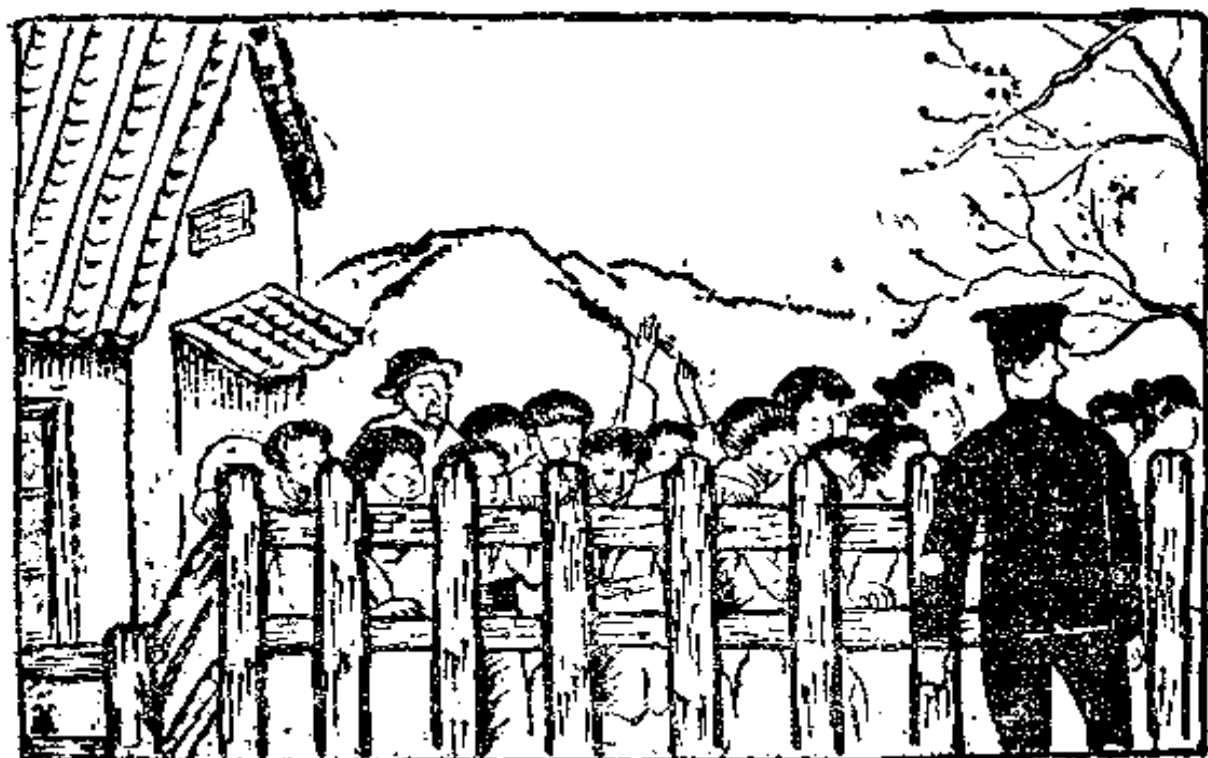


目 次

| | |
|------------|------------|
| 第一信 | 1 |
| 第二信 | 23 |
| 第三信 | 41 |
| 第四信 | 70 |
| 第五信 | 89 |
| 譯后記 | 138 |



第一信

一

姊姊：

很久沒有通信了，不知道你的情形怎么样。会不会突然又象上次那样的进了医院，或是受了不景气的影响，因接不到客人而受到妓院老板的叱責。我自从到了这里以后，一直就在耽心着这些事情。此外，每天心急着想把我的事情早些告诉你，可是每天尽管这样在想着，终于还是没有空来写信。

姊姊！我已經到纜絲厂来做工了。虽說是在信州，这家纜絲厂却在深山的坳坳里。打来的那天算起，到明天就要满二十天了，可是我自己覺得，至今还好象是在夢里一样。

爸爸沒有写信來告訴你這件事吧？我相信一定還沒有能給你写信哩，連个大字都不認識的爸爸，平常一定得請學校里的森山先生替他写信，但這一次，他已不能再依賴森山先生了，因為我的所以會到這個繅絲廠來，歸根結底，與森山先生也有關係。如果去請求其他的人吧，那又有誰可以幫忙呢？我怎麼樣也想不出有什麼合適的人來，因此我想一定還沒有告訴你吧？

真是突然之間的事情，即使是我自己，在出發前的十天左右，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這件事。姊姊知道了，一定也禁不住要吃驚吧？姊姊，請你寬恕我，實在因為事情來得太突然了，所以連和姊姊商量一下的時間都沒有。

只是爸爸太可憐了，現在家中里里外外就只剩他一個人啦，從燒飯到洗衣服，非靠他這男人一手來做不可，爸爸那種可憐的樣子，我想起就哭，想起就哭，我每天都在哭哩。

說起來，我真不知道繅絲廠竟是这样使人辛苦難堪的地方。第一，絕對沒有一刻空閑的時間，今天因為輪到停電休息的日子，所以才能來写信。每月的二日和十六日，因為沒有動力，所以這兩天才是我們整天休息的日子，在其他的日子里，就連一張明信片都寫不成。早晨五點起床，六點就開始上工，在這一小時的時間里，要整理房間，準備洗臉，梳頭，吃飯，真是忙不過來。午飯的時間是半小時，十二點半就又要上工了。一直要到六點才放工。在上工的時間里，只有上午的九點起和下午的三點起，有兩次僅僅十五分鐘的休息。息燈的時間是九點；但吃過晚飯，收拾收拾，洗洗東西，不消一會兒就是八點半了，等洗完澡，洗好頭髮，也就已到了九點啦。

結果也就是一天之中連一刻功夫的空閑都沒有；到睡覺的時候，身體已經疲憊不堪，最後躺下來時，眼睛就一会儿都睜不開了。第二天早晨，在黑漆朦朧中被叫起身，好象剛才睡着就醒來似的，周身的骨節眼兒里都還全部殘留着昨天的疲勞。我起先還以為我是才來到這裡的人，只要稍為習慣了就不會這樣子的，可是聽聽來了很久的人們說，他們也是這樣子的，我這才知道，原來所謂女工，大概就是這樣的人吧。

此外，這裡真冷，跟越後的氣候真是比都不能比了，在太陽照不到的地方還有着冰哩。這地方位置在深山里，搭信越綫的火車在小諸車站下來，再換輕便鐵道走兩小時左右，到終點時，就是我們這個廠的所在了。八岳山①象座屏風似地屹立在西面，在山腳下，流着千曲川雪白的急湍。這條河水一直流下去就匯成了信濃川②，想起它也要在我家面前通過，我每一次望着它的時候就要出眼淚。

二

這裡到底也算得是一個小市鎮，我第一次坐了火車漸漸駛上來的時候，真想不到在這樣的深山里也會有這麼一個市鎮的。

住家密密地并排在千曲川的兩岸，把這條河流夾在中間，一座高大的吊橋懸掛在當中，溝通着兩邊。千曲川流到這裡，已經完全變成了汹涌的激流，尤其現在這融雪的時候，也許是

① 八岳是日本著名高山，位於長野縣和山梨縣之間，海拔二，八九九公尺。

② 信濃川是日本最長的一條河，蜿蜒長野、新潟兩縣，全長三六九公里。千曲川是它的一大支流。

八岳山的冰和雪一齐在乘势下流吧，那声音实在可怕；我初到这里时的两三个晚上，无论如何都睡不着觉。流水的声音就在我的枕头下面；在嘩啦嘩啦的流水声音里，还不断地夹杂着砰砰蹦蹦的巨响，这是顺流而下的木材，乘着激刷的水势在击撞河中间的岩石。大概这些木材顺水流下来，再在这里装上火車外运的；因此，在市鎮上，到处都看见木材堆积如山，就好象整个市鎮都埋在木材里一样。从鎮上的几家鋸木厂里，还传出了巨大的鋸子在轉动的声响。

火車站位置在河的东岸，大一些的建筑也大部分在河东，只是瓦頂的房屋却很少，多数都是木板的屋頂上面擱滿了大石块而已。只有发电厂却是一所紅色的磚瓦建筑，显得壯丽夺目。在发电厂的上面是一个大水庫，水庫的周圍布置成了一个小小的公园，这是鎮上唯一的遊憩場所，今天我們厂里的女工也大多数到那里去玩了。

我們的工厂位置在西岸，在河流的最下游；所以从我們的房間里，望望对岸的公园，好象伸手可及似的。水庫的周圍柱着石欄干，这下面便是寬大的进水口，和样子很庄严的鉄閘門，顏色很深的河水就在鉄閘門下面靜靜地往里边流，水庫后面山上的高大的电綫杆子，一根根数也数不清，从这一个山头排列到那一个山头，一根比一根小下去，以至完全看不见。我看到这些电綫杆子就立刻会流起泪来，我想到这些也都是从越后那方面接連着来的，因此，我家面前大野山上的那些电綫杆子好象又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姊姊，我只是忍不住要怀念着家。不管是做工的时候也好，休息的时候也好，吃飯的时候也好，家里的样子随时都会

显現在眼前，我禁不住立刻会流下泪来。我仿佛看到了那所茅草頂的、傾斜了的破家，牆脚周圍尺来高地方的粉刷都已剝落，蘆葦也已完全露在外面了。这是由于每年必来的洪水，在冲击得到的地方，牆上的土都剝落下来了，可是家里連重新塗刷一次的力量都沒有。一到秋天，蟋蟀就在那些蘆葦的空隙里跳进跳出。秃着头的父亲，在馬廐面前舖着草席，專心地打草鞋。这馬廐空有着个名儿，里面却并没有馬，現在只用作堆堆东西而已。似乎还是在爺爺手里，因家境困难才把馬卖掉的，以后就一直沒有能力再买了。姊姊，我还記得你头上遮着一块手巾在牆边晒衣服，故去了的媽媽，在被煤烟熏得烏黑的厨房里做飯，还有門前的田圃被太阳照得亮閃閃的样子，隔鄰和助老伯的耕牛，不时“哞儿，哞儿”的叫喚声音，每当想起这一切来的时候，就好象被人剝着我身上的肉似的难受。

現在想起来，我們也总算有过那样幸福的一段時間啦，我到今天才体会到，那时候是多么的幸福呀。

姊姊現在的情形也很痛苦吧？做一个娼妓是多么痛苦，多么悲惨啊！可是，我与其这样一个人远处他乡，每天悲泣，倒不如也做了娼妓，能够和姊姊住在一起，反而要好的多哩，不管窑子是怎样痛苦的一个地方，我好象总觉得那里不知道怎样好似的。

三

我怎么会到这种纜絲厂来的啊？我現在打心底里后悔起来，真是不應該到这里来的。在家里尽管心里怎样痛苦，怎样不合适，即使要再辛苦得多，我觉得也还是在家里的好。可是，

事实上也真是非来不可的，想呆在家里也还是不行的。我的为什么不得不到纈絲厂来，实际上这件事跟姊姊也有关系的。现在想起来，这已是两年前姊姊出去当娼妓的时候开始的事了。

事实上，我真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把森山先生的事情写信来告诉姊姊了，可是，总觉得有些不妥，所以至今一直没有写。

姊姊，森山先生真的在爱着姊姊啊，也许姊姊是知道的吧；可是，也许还真是不知道哩。

自从姊姊到神戶去了以后，先生因此就得了病，有很久没上学校去。在这一段时期里他回家去了一阵，我和爸爸也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至于说这次得病的原因乃是由于姊姊之故，那更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了。隔了不久，先生虽是病愈又回来了，可是脸色还是很苍白，而且到我们家来的时候，也老是谈起姊姊的事情。

“实在太可惜了，想起了就叫人觉得遗憾啊。”

他这样说着，眼眶里就真的噙满了泪花。森山先生虽然不爱讲话，不善应酬，但平常也总还是一个老带着温静的笑容的人；因此象这种阴沉的样子，在他身上实在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象兼子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去当了娼妓，每天被那些下劣不堪的男人当作玩物，这不真是使人一想起就会发抖吗？”

先生的身体真的在哆嗦哩。

“唉！”爸爸也是心境很坏，无精打彩地叹着气说：“实际上，我也尽力想阻止的哩，无奈她本人却怎么说也不肯，唉！说起来，也就是为了解救那次的生死关头，如果这七百块银圆弄不到手，我们的田地也就全部完啦。”爸爸用手帕擤着鼻子。

“当然，这倒并不是在指责你；对你来说，除此以外，恐怕也是别无其他的办法了。对一个农民来说，七八百圆这么一大笔钱，是谁也拿不出的，而田地却又是比命更重要的东西，这在我也是了解的。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为什么象兼子这样善良的人，就非要有这样可怕的遭遇不可呢？这个世界不是实在太可怕了吗？”

爸爸的泪珠，也是一大颗一颗往下掉，我在旁边一面哭，一面在想，先生说的话真不错。从这时候起，我们才知道先生是怎样地在珍惜和关心着姊姊啊。

打这以后，先生还是和往常一样上我们家来，而且一来就谈起姊姊的事情。事实上，先生这样地来访，对爸爸和我都有帮助。因为自从姊姊走了之后，家里那种寂寞的感觉，实在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我们两个人每天想着想着就只有哭泣而已。

四

正是初冬的季节，雪落下来不久就化了，看着它就要化完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又下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大上田地里去，多数的时间就是两个人一起呆在家里，实在也找不到一件什么事情可以解解心中的闷气。在白天，随便忙一阵子，总算也可以有些时间忘记一下；可是一到吃过晚饭，父女两个在炉子边对坐着的时候，那真是再没有比这更寂寞的了。在那土间的台阶上^①姊姊经常坐着的地方，现在已经看不到姊姊

^① 日本的家屋，地板要高出地面一尺余，地板上再铺草褥子。但在大门进口处，通常都是一间不铺地板草褥的泥地，人们进门以后，就在这里脱去鞋子，然后上去到房间里。这一间不铺地板草褥的屋子便叫土间。

了。

“可怜啊，兼子从这时分开始就該忙起来了。”爸爸终于含着眼泪这样說。我們感到屋子里有一种說不出的空虛，仿佛两个人的身体不知道應該放在哪里才好似的。

森山先生經常就在这个時間上我們家来，这真是對我們的一种安慰。結果三个人总又是談着姊姊的消息，一直要談到深夜，我們多么依賴着先生的來訪啊！

“老师，請你要常常來啊，單是我和幸子两个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立刻就会愁悶起來的。”先生回去的時候，爸爸就老說这样的话，誠懇地請求他常來。

事情虽是这样，但森山先生为什么對我們一家这样親切呢？为什么常常这样地上我們家來呢？一个學校里的先生，会不断地到村子里象我們这样最貧苦的家里來玩，這種事情到底是不多的。

当姊姊还在家里的时候，先生就老是提着一只容量一升的酒瓶^①，笑嘻嘻地進來，喊着：“兼子姑娘，爸爸在家嗎？”他那种样子，我至今还好象就在眼前。

“真是，我說，茂十先生，酒这样东西，沒有个对手，喝起来就不香哩。”他这样說着，一下子蹲下身子，就在爐框边盤膝坐了下来。

尽管如此，先生的酒量却并不太好，只要喝上三四盅，臉色就通紅了。

“我已經不行啦。剩下来的由你一个人包了罷。”

① 日本的一升約合我國一·八市升(合〇·三九六八加侖)。

于是，爸爸就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在旁一点儿一点儿喝着，先生就拉住了我們講这个講那个。不知怎么一来，他又会变得一本正经地找件事情和我們談起来，有时甚至热心地繼續談上半小时。

“不行，不行，这些話都不行。我們一点儿也听不懂。老师，你这么年紀輕輕，講話可就这么难懂，这才是美中不足哩。哇哈哈。”

把酒瓶喝空以后，爸爸就舌音不清地說着这些話，一面把双手当作枕头，躺了下来。剛看他横倒下去，不一会就打起鼻鼾来了。于是，先生一面笑着，一面还是繼續着剛才的話。我們听了先生的話，也就渐渐地知道了不曾知道的事情，懂得了不曾懂得的事情。

我到現在才了解，先生并不是真的想来和爸爸喝酒，其实他是买酒来給爸爸喝的。事实上爸爸如果不是人家出錢买的酒，他是无法求得一醉的。每当有什么香会喜事之类請客的时候，他一定是喝得七歪八倒地要闖些禍出来的。

“每一次人家請你喝的时候，就一定搞得这样爛醉，真是一点儿也不害羞。不管你怎么想喝，可也得給家里留点儿面子啊！”

母亲的一边哭一边这样叱責着糊塗父亲的样子，我到現在还記得很清楚。

五

对爸爸这样的一个人來說，那森山先生就真的完全是象一尊菩薩了。走遍这个世界，哪里找得到这样一个会买了酒

来請爸爸喝的人呢？

我自从离开了森山先生，来到这里以后，才开始了解到先生真是多好的一个人啊，他可以說是一位亲切得几乎过了分的人。我在家每天会到森山先生时，对他这样一位矮矮胖胖的，又率直、又随便，头髮鬍鬚再長也完全无所谓的人，只觉得他是这样的亲切和善良，却并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偉大的一个人。直到現在我才开始了解到，象他这样子的人，世界上已是很少見了。

我現在切实地感到，先生还是一个极有孝行的人。先生的老家是在离我們家四里^①来地的村子里，家里只住着年紀已經过了六十的老母亲。每逢星期六，先生一定要騎着自行車回去的。回来的时候，他常常会帶一些另头布之类的东西来給我們，作为我們替他洗衣服的酬答；并且老是說：“这是我媽要帶給你們的。”

“媽虽然好，可是我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她就老催我快点娶媳妇儿，并且一定要罵我，說什么哪里有象你这种年紀到了三十五歲还是一个人的。”有一次先生曾經笑着說过这样的话。

“說得是哩，先生該早些照她說的做才对啊。”爸爸也这样說。

“哈哈。”先生只是这样笑笑而已，但有时候也会接下去說出这样的话来：

“我的媽要我娶媳妇，目的也只想抱孫子，并且好讓我回

① 本書里的“里”都是日本里，一里合我国七·八五四五市里。

到自己的村子里去当教师，她所希望的也就只这一点儿罷了。怎么样，这不是很简单的希望嗎。这一点儿孝行，我倒也是办得到的哩。”

姊姊出門以后，先生的衣服也还是給我們来洗的。我大概每隔三天就去取一次。

就这样，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先生忽然又提出了这样的意見：他的意思是要我也去上补习班。起先，我和爸爸听了他的話都感到有些为难。你想，象我們这样窮人家的儿女去上补习班的，根本就不会有。虽然这样，先生还是很热心的劝我們：

“一定这样办罷。反正我所教的孩子里面，不論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象幸子姑娘这样乖巧的孩子却一个也沒有；她的能力远在他们之上哩，象这样子的人要埋沒下去实在太可惜了。尤其是，現在兼子姑娘既已成了那种样子，这份家以后大概就得靠幸子姑娘了。兼子写来的信上，也說无论如何要把幸子扶养成人哩。这件事，在費用上当然是可能有困难的，不过，这一点可以由我来負責；至于另外一面，由于幸子姑娘的上学而家里要有些不便，那就只有請茂十先生辛苦一些了。”

先生这样一說，也就終于把爸爸說服了。于是，打这以后，先生就每个月拿出五元錢来补助我們。

这样子每月从非亲非眷的先生那里接受补助，想起来也真太不好意思了。那么，到底是由于怎样的理由，又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呢？主要的是因为这每个月接受的五元錢，到底算是送的，还是借的，并没有完全确定哩。

六

有一次，当爸爸誠懇地向他道謝，并提起还錢的話来时，先生笑着这样說：

“不。当然，我这并不是想要你还才給你的，只要这稍为能帮你一把力，在我就感到非常愉快了。而且，能看到幸子姑娘怎样地成長起来，那才真是一件快樂的事哩。所以，在你这方面，只要想到这是为了使森山快樂，別的也就用不到多想了。”

对于这笔錢，在爸爸來說，有一天可以归还的話，也就准备归还的，爸爸也是在这么想，这是一定的。不过，那可以归还的一天，恐怕經過多久也是不会来到的，这一点爸爸心里也很明白，所以，如果不是存心認為这是贈送的話，每个月这笔錢还是接受不下来的。

就这样，自从姊姊上那里去了以后，森山先生和我們家的关系也特別深起来了。他常常到我們家里来玩，那时候，也还是常常提着容量一升的酒瓶来，和爸爸一起喝酒。

“这話說来也許是有失禮貌，如果一切能够順心，而兼子又够得上身份的話，那就由老师娶了她多好啊！”有一次爸爸喝醉了酒，糊乱地說出了这样的話来。先生一听，就放下了酒盅說：

“嗯。这也就是我所希望的事情。”接着他又笑着回头向我說：“怎么样，等兼子滿期之后，我就把她娶回去罷？”

“不要說这种傻話了。这样一个做过妓女的人，誰也不会来要你丟臉的。”爸爸慌忙这样說。

“什么，这没有关系，一点儿也没有关系。”先生听了爸爸的话，却毫不在意地这样回答说，一面在拨着炉子里的火。

那时候，我可以完全相信，如果姊姊回来而又愿意跟他的话，那先生一定会很高兴地娶你的。我这样一想，不觉感激得哭了起来。

“噢，这丫头才怪哩，人家说说笑话，她倒哭起来了。”爸爸这样说着，自己的眼泪也扑簌扑簌掉下来了。

象这样子的情形，一直继续到今年三月里。事实上，我们也以为将一直象这样继续下去的。哪里知道一过三月中旬，突然又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这是行过毕业典礼、森山先生已经回家去以后的事了。回去的时候，正巧姊姊从那里寄来的小米糕送到了，我们还请他带了一半回去送给他母亲哩。

那天晚上，我照例还是到和助老伯那里去洗澡，因为等了许许多多人才挨到我，所以回家时已经相当晚了。不料回到家里，却看见学校里的校长先生正坐在我们的炉子边。我又立刻看出爸爸的脸色显露着非常为难的样子。

“呀，幸子姑娘，晚安。”校长先生一看见我，就立刻装出高兴的样子这样说。“是去洗澡的吧？长得这么漂亮啦，姊姊那么漂亮，你也不比她差哩。”他又接下去说：“好罷，真是太打擾了。那么，茂十先生，关于刚才讲的事，就请你原谅罷。那么，幸子姑娘，明儿见。”

七

“幸子，事情糟啦，”爸爸完全变了脸色这样说。

我一問，原来校長先生也是为了森山先生的事来的。好象是因为森山先生和我家太过于亲近了；一个独身的教書先生，常常在有着年輕姑娘的家里进进出出，就会引起許多困难的問題；校長先生当然也已經对森山先生注意了，現在希望我們自己也对他注意点儿。唉，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起先，我还以为所謂年輕的姑娘就是指的我，那里知道又不是的，实际上好象是指的姊姊哩。这也就是說，一个教書先生对一个出了娼妓的人家表示特別亲切，那倒还不單是森山先生本身的事，而是校長先生自己对县政府和学监方面的监督上也不好交代理，据說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說来都是我沒有出息，都是因为窮。这样好的先生以后都不能来了，想起来真叫我也活得沒有意义啦！”爸爸含着眼泪这样說。“你看，不要这么哭啦，別哭啦，就当作先生調到别的村子里去了，这不就得了嗎？事情已經这样了，我看，这也是沒有办法啦。”

这一晚上，我們两个人根本都沒有睡着。

“好啦，可以睡啦。睡罷，老这么講下去，也是講不完的。”

可是，虽然已經躺在床上了，还老是在談着这件事情，怎么也睡不着。

“你知道，先生对我們的恩情真是比亲人还深厚哩。只要是对先生的前途有帮助的事，不管怎么样的痛苦，我們也得忍受啊。”爸爸反复地說着这样的话。

說实話，森山先生現在真的象我們家里唯一的亲人一样了。在这村子里，沒有一个算得上是我們的亲戚的人。鄰村的樁尾伯父，原来虽然是我們的本家，可是因为他漸漸地发财

了，而我們却在一天天敗落下去，因此也就逐漸地疏遠起來，到現在早已沒有象親戚那樣的來往了。如今還可以稱得上是親戚的人，那就只有母親鄉下的庄谷了，可是他又離得這麼遠，有事也沒有辦法去和他商量。結果也只有森山先生，在這村子里，就好像成了我們的一個比任何親戚更可以依賴的新親戚一樣，他為我們的家不知道出了多少力。唯其是因為這樣，如果我們再要給先生添麻煩，那就覺得加倍地對不起他了。

可是，我們應該怎樣去對先生說才好呢？如果森山先生聽到校長先生向他說這些話時，他就立刻加以注意的話，那我們倒也就不必擔心了；可是我可以確定，先生對於這種事一定會完全不加理睬的。那時候，又將怎麼辦呢？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連校長先生都沒有臉去見了。”

這樣簡直是走投無路了。兩個人睡在黑暗里，只有不時大聲嘆氣而已。

直到天色將明的時候，我終於下了決心。想到這件事，我雖然痛苦得難以忍受，但除了這樣以外，也實在沒有其他的辦法了。今年我還是繼續在補習，所以還是每個月在接受先生五元錢的補助。

“噢，爸爸，宁可这么办，你看好不好？”我終於開口說。

八

“反正，即使對先生說了，他也決不會答允說：‘那么就這樣罷’的，事實上他是決不會理睬這件事的。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我在上補習班，接受了先生的補貼，先生就一定會上我家來的。”

“嗯，是这样子的。”

“所以啊，爸爸！就乘先生回家的这机会，我想法离开这里，随便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罷，你看好不好？”

“随便什么地方，你，到底是想上哪儿啊？”

“这，去当一个女工，你看怎么样？”

“嘿，当女工，你？”

“这样一来，爸爸一个人是要感到不便的，想到这一点，我虽然也感到非常痛苦，可是，除此以外，也实在没有办法啊！”

說着說着，我的眼泪就直涌，实在抑制不住，我终于放声大哭起来。这以后，爸爸一声不吭，連身子也是一动不动，我想爸爸大概是一时感到懊惱了吧。天快亮时刮起了大风，糊在牆壁上的报纸吹得拍搭拍搭地作声。

就这样经过了很久以后，爸爸忽然大声叹了口气，說：“是啊，除此以外，也真是没有办法了哩！”这时候，已經听到附近的鷄都在啼了。

打那天起，爸爸就立刻到四处去打听有没有可以做女工的机会。但是，正碰上这不景气的当口，再加季节也太迟了些，因此这样的机会也就很不容易找到。后来，还是在横原的新先生家找到了办法。对了，恐怕姊姊也还記得起吧，就是那个家門前挂满了什么“繅絲厂女工征集所”等等牌子的、自以为佛經念得爛熟的新先生。他那里說也許信州的繅絲厂里还有一个位置，不过現在还不能一定什么的。接着，立刻就去詢問的結果，那边来了回信說要馬上就去，这样我們两个人才算定了心，跟着也就立刻动身，那天是三月二十三日。

离家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比死还要难受，就好象姊姊在离

家到那边去时，你也一样地感到十分难过的吧！可是，当时因为还留着一个我在家，也许还好一些。但这一次却里里外外只剩下爸爸一个人了。他老人家要是有什么病痛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即使不然，单是洗衣洗碗这些事情，都要由他这样一个男人来做，到底也是不行的。火车渐渐走远了，终于连大野山的影子也看不见了，这时候我就好象身上有多少针在刺着似的，也顾不得当着许多人的面就哭起来了。

这样，我就来到了这个纴絲厂。我想姊姊也一定不会怪我的。姊姊！请你写封信给森山先生罷，因为我才到这里，还没有写过信。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写信给他的。因为我想到先生看到我这样忘恩负义，一定要感到惱怒的，我心里实在觉得对不起他。可是除了这样做以外，实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关于这一点，希望姊姊给先生写信时，好好地向他道歉一下罢。我来到这里以后，一直都在惦念着爸爸和森山先生，每天晚上都梦见他们。等到醒来的时候，禁不住又流起泪来，真好象是犯了什么大罪似的，心里难受极了。

九

这家工厂的名称叫“丸瀨制絲工厂”。烟囱和照牌上漆着的商标是一个圓圈中間加一个假名“セ”字^①。在火車站門口有一家叫“丸屋”的运输行，这家工厂就是属于它的。老板的名字叫齋藤瀨十郎，镇上的人都称呼他“丸屋先生”^②或是“丸

① 这个商标的样子是⊙，○代表“丸”字，セ代表“瀨”字。

② “丸屋”其实是店铺的照牌，并不是他的名字。“丸瀨”也是混称，并非正式的名字。

瀨先生”。他有时也到工厂里来走走，是一个肥胖得要命的人，据说他的体重有二十八貫^①哩，可是身材却又低矮得出奇，脖子好象根本就没有长似的。他老是穿着和服，敞开着胸襟，悠悠然地走着。据说他还是县议会里的一个议员哩！

总经理是一个上州人，也就是说，他是到这里来借这个地方开厂的。去年，这家厂是借给另外一个人的，据说，那个人到年底时赖掉了女工们的工钱溜跑了。现在这里也还有一些是去年的老工人，她们到这里来原是想可以连去年的钱一起算的，那里知道到了这里一看情形已完全变了，催讨也没有用，就只好发发牢骚了。

总经理是个四十五、六岁的瘦个子，看来似乎是个很能干的人；但他的太太却是另一个样子。第一，她是这个镇上最时髦的人；而且，脸也生得很漂亮。说起来，这个地方虽然只是僻处在深山坳里的一个小市镇，但时髦的人倒也很多，这是因为发电厂里那些人的太太，据说也都是从东京来的。不过即使如此，只要总经理太太走过的时候，大家还都不免要回头看一看。说到她的年纪，我也不太清楚，有时看来似乎是二十刚过，但有时看起来却又象是已经三十左右了。总而言之，她和总经理是各有千秋的。

“反正一定不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男工们常常在背后这样议论着，可也一点儿看不出她象是饱经沧桑的样子。

^① 每貫合六·二五市斤，每市斤合我國一·二市斤（即每貫合我國七·五市斤）。

这个工厂据说是一个非常坏的工厂，我因为没有见过其他的工厂，所以也不知道究竟怎样，但既然大家都在这样说，那也就一定是真的了。

最令人痛苦难受的是寒冷。大体上说，这里原来就是一个很寒冷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宿舍里，却是既没有天花板，又没有木板窗。在大风雪的日子里，雪花从纸糊拉门的缝隙里吹进来飘到了床铺上。

窗子的外面，全部糊上了铁丝网。我起先想不出这是什么意思，问起人家的时候，同房的人就好象这是用不到问的事似的回答说：

“这还不清楚吗？怕我们逃走啊！”可是我却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有防人家逃走的必要呢？

房间是有十席地^①的大小，这样的屋子每间要睡十个人。铺盖是每两个人合用一条褥子和一条盖被。这些棉被简直是精透了，两头的地方髒得起了油光，碰到脸上的时候，使人禁不住要打寒颤。我们家的棉被虽然是够破烂的了，但只要我们经常洗，也就总是很清洁的，所以从来也不曾有过象这样难闻的气味。我睡觉的时候就在棉被的横头包上一块手巾。

说到最坏的，再没有比蚤子更坏的了。怎么竟会多到如此，这也真是叫人弄不懂了。

“你看，这样的手，还能在人面前伸得出去吗？”

说这种话的人有的是。实际上，真的连手腕上都是被蚤

^① 日本房间的地上都铺有藁草做的褥子。每块宽约二尺，长约四尺余，厚约二寸。房间的大小即以这种褥子的多少来计算的。（草褥每块称为一叠，或一席）。

子咬过的紅疙瘩。

此外，大家对每天的伙食也都在抱怨。

“这样糟的伙食上哪里去找啊，每天的伙食費不是規定有一毛三分錢的嗎？这里的菜，你看，最多也不过八分錢左右罷了。”

大家都在这样說。这似乎也是一点儿不假；和別的地方比較起来，这里的伙食实在太糟了。

— 〇 —

不过，对于伙食，我却一点儿也不感到苦。如果和我們家一直在吃的伙食比較的話，倒还是这里的好得多哩。虽然是近于形式，但无论如何，一天或是两天一次，蔬菜里面也总算还放着一些魚片片，一星期里还有一次有些肉丁子。要是在我們家里，一年之中，有几次买过生魚来吃的呢？整年連一次也不买的事也不算稀奇啊！

別的不說，最使我快活的是，一日三餐的事总算不用再愁了，就这一点，已使我感到比什么都好啦。在姊姊初到那里去的时候写回来的信里，不也是有着这种感觉嗎？事实上，在家里的時候是吃三頓愁三頓，从来也不曾安心地吃过一次飯。每年繳过地租公粮以后，余下来的米最多也吃不到四月底。这以后的日子，就不得不每天都在为米发愁。有稗草籽做的粥吃，还算是好日子哩。姊姊离家以后，我为了沒有米燒晚飯而跑到附近去借貸的事，不知道又有多少次啦！我都是把草袋子藏在圍裙里面，沿着牆脚，避开了人家的耳目，这么走去借貸的。可是一借再借，漸漸地也沒有够得上情分再肯借米

給我們的人家了，結果是終于帶着那只空草袋回來，這種時候的痛苦情景，我到現在也沒有忘掉哩。現在，這種痛苦的日子，已經留給爸爸一個人去忍受了。瑟瑟縮縮地從後門口進去，連聲說着好話的爸爸的樣子，好象就在我的眼前。

啊！我是多么難堪地懷念着家里呀！我現在只覺得，管它是多么貧困也好，管它多么對不起人，連面都不好意思見，甚至於完全反目也好，祇要我們一家人能夠聚在一起過日子就好了。

象這樣一直在懷念着家里的人也並不只是我一個，大部分的女工都是這樣的。現在正是火車在離站的時候，車站的面前站滿了女工在看着火車開出去。她們多數是和我一樣的練習工。想起只要中元節^①一到，她們自己也都可以這樣坐着火車回家去的時候，就先在高兴起來了，所以，到火車站上去，這真不知道有多快活呢！

我現在感到快活的也只有這件事了。到中元節的時候，拿了工錢回到家里，爸爸該多么高興呀！只要一想到這裡，我就什麼困苦也願忍受了。

今天不知不覺寫了些都是訴苦的話。等寫好以後，才想起姊姊看了該不會要擔憂吧！不過，事實上，我雖然在信上寫了這麼些，但我還是很精神地在工作着，而且身體也很好。來到這裡以後連一次假也沒有請過哩。所以，你也不必太挂念了。

^① 原文是“盂蘭盆”，意義和我國中元節舉行的盂蘭盆會是一樣的。在日本農村里，這是一個大節日。

在練習工里面，我是成績最優良的一個。只有我一個人是來得比較遲的，一開始的時候，我雖然有些感到勞苦，但到了現在，已經可以說是一個頭等能手了。教導我的女工頭也這樣鼓勵我說：

“象這樣學得快的人還沒有見過哩。好好的干罷，一定就會變成個模範工的。”

我今後決定也要拚命工作。想起姊姊和爸爸都是這樣地辛苦，我也將忍受任何的苦楚來工作下去。一家人這樣的東離西散，這樣的辛勤勞苦，以因果報應來說，也一定會有什麼好事情降臨到我們家來的，不然的話，那就真的成了沒有神佛的世界了。我總覺得神佛是在什麼地方看着我們的。

今天的信就寫到這裡為止，以後再給你繼續寫罷。姊姊，請你要好好保重身體，不要讓病魔上身，我就一直為你這樣祈禱着。再者，有空的時候，請你給我寫信。



第二信

姊姊：

来信早已收到。原来打算立刻就写回信的，可是总没有空，所以一直拖到了今天。

姊姊又已经进医院了吧？读了姊姊的信，我又哭啦。去住那种医院，真是比死还要难受，这是我也完全知道的，据说那真是人世间的地狱啊。

在这里的女工里面，有一个常常唱着这种歌的人，这种歌大概过去曾经流行过的吧？开头的一句是：

“地点是在难波①的病院里。”

这支歌姊姊一定也知道的吧？昨天晚上睡觉以前，这个

人又在窗前唱起来了，当她唱到：

在漫长的走廊里，
血一样的眼泪往下淌

这一句的时候，我好象真的看到姊姊一步一拐地硬撑着在走的姿态，我真是感到欲哭无泪，辛酸万分。

因为我读了姊姊的信，不知怎么立刻就哭了起来，同房间的人们就以种种话来问我：

“姊姊病了？原来如此，真是不幸啊！是怎么样的不舒服啊？原来是气管方面的病，那边也和我們这里是一样的，这种病最多哩。”

我是告诉大家说姊姊在神户的纺织厂里做工的，现在是呼吸器官得了病。

姊姊，请保重身体，我希望你早日痊愈，我全心地为你祈禱着。

还有，听说你们那里的天气已经热了。那真是多么难受的事啊！就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这里比任何地方都好得多啦，早晨夜晚的时候，还觉得有些冷哩。蚊子也没有，所以完全用不到挂帐子。

不过，这里好的事情，就只这一件而已。由于我对工厂的情况渐渐地了解得清楚起来，因而我也更感觉到呆在这里的痛苦难熬。对工厂里的内情一样样得知的时候，那只有使我吃驚不已。

“这呀，你要知道，这里是特别的。象这样残酷的襪絲厂，

① 难波是大阪市南区一带的泛稱。

到哪儿都不会再有的啊！”很多人都在說着这种話，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第一是风气太坏了。直到最近，我才感到这些到底是別人的事儿，只要我自己坐得正立得正也就算了，这样一想，才算勉强看在眼里。可是我最初知道这些事情时，真是吃驚不小哩！男工們不用說了，連工头以至监工，都好象时刻在等机会，动女工的腦筋似的。在女工方面，在等着这种事情的人似乎也很多；尤其是最近，到深更半夜才偷偷地溜回到房間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如果不是有什么特別原因經過工头允准的話，这种情形是很不容易办到的。門禁严密得很，只要迟了一分鐘，什么人也进不得大門的。我剛来的时候，就曾有人回来得較規定時間稍为迟了一些，被擋着不讓进来，結果只好等在門外，可怜地在雪里站到天亮。話虽如此，看来只要有什么特別交情的話，似乎也就可以隨便通过的。

总經理也好，經理也好，对于这种事情，他們一点儿也不加干涉，只是在嘴里却常常說着規則啦，貞操啦等等的話。最近，就在上一次停电休息的那天，工厂的老板，也就是那位县參議員丸屋先生，曾經来訓过一次話。乘大家还没有出去玩以前，就把我們召集到食堂里，連总經理、經理，以至监工、工头等等都在一起热心地听着。

二

丸屋先生特为穿了一套西裝；帶着演講的声調，罗罗苏苏的說个沒完。大家心里都痒痒的想早些出去玩，只好忍着呵欠勉强地听着。他說日本是一个輸出生絲的国家，也就是

說还得依靠各位的纖弱的双手来支持的。接着他又翻来复去說，女人的貞操是比生命更寶貴，尤其是日本的女性，在这一方面素來被誇為世界第一的，因此，大家必須在品德方面，比任何事情更為謹慎。

在从宿舍到工場去的进口处貼着一張紙，上面这样写着：

丸瀨工厂約法七章

在本工場工作諸君，務將下列七点時刻牢記在心：

- 一、 報恩
君王、父母之恩不可忘，每日必思有以報之。
- 二、 人格
維持高尚之人格，勤于修養，保持人品優秀，務必牢記在心。
- 三、 責任
重視責任，專心工作。
- 四、 健康
注意衛生，預防疾病。
- 五、 和氣
敬老愛幼，和愛生活，猶如一家。
- 六、 品德
保持優良品德，慎避淫風，端正禮儀。
- 七、 勤勉
精勤業務，各自不惜加倍努力。

話雖如此，可是工厂里的風氣究竟怎樣，大家都裝作不知道的樣子。不但是裝作不知道，而且工厂方面，看來甚至反而在希望大家这样做哩。我看得實在奇怪，因此就去問同房間的人，于是那个被問的人笑着回答說：

“这还不清楚嗎？啊呀，你看，这不是把我們拖住在这里的最好办法嗎？”

和我同房間的有一个叫“妙姑娘”的人；象她这样，真是和卖淫的一样了，我起初对她就感到厭惡。每到停电的日子，她就一定搭火車出去看电影。离我們这儿不远有两条小街，那里就有着小电影院。可是，她实际上却并不是去看电影，而是去勾引男人，她自己就毫不在乎地这样說的。上一次的停电休息日，她就勾引上了一个商业学校的年輕学生；打那次以后，这个学生便常常搭了火車来会她。所以，一吃过晚飯，她便急急忙忙換好衣服，出門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过，象学生这一类人是不行的啊，你知道。沒有錢啊。老头儿也罷，什么也罷，总之要手头的錢寬裕的人才行哩！”她會毫不在乎地說过这样的话。我真是心灰意懶，只好睜大了眼睛莫名其妙望着她了。

“啊呀！看你这怪里怪气的样子！可是，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家里窮啊。要是我不这么搞的話，我的家里就捞不到吃的了哩！爸爸中风躺着不能起来，弟弟要上学，媽媽一个人料理些事情，那又管得了什么用呢？因为窮而卖身的人，有的是哩，是不是？”

我感到好象在头頂上挨了一棍子似的。当然，那个人对姊姊的事情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她只是无意地这样說着罢了。

三

打那次以后，我反而变得对这“妙姑娘”关怀起来了。的确，由于父母的貧窮而出卖自己的身体，和为了养活家人而去

勾引男人，結果真是完全相同的。我現在才明白，一個人要是生在窮苦的人家，再是怎樣想保持身體的清白，結果還是辦不到的！

可是，姊姊，請你放心罷。我是不要緊的。男工里面也有些來和我隨便說笑的人，對這些人如果一句玩笑的話也不應酬，那以後准會找些別的岔兒來報復，使我難堪的。我一切都忍着。但是，只有那些事情，我是無論如何不會去干的。

想起來，工廠里的這種壞風氣，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第一，總經理的家，就是一個完全妙不可言的家庭。他的住宅雖然和工廠是分開的，但也就在工廠的貼鄰，中間只隔開了一排黑板的矮圍牆，所以那邊連一些談話的聲音，這邊也可以听得見的。實際上就在那位太太發着歇斯的里症嘩啦嘩啦鬧着的時候，这里的男工們却縮着個脖子笑着說：

“啊呀，又搞起來啦，又開始啦！老爺都低頭認罪了哩！再不收場的話，水沫要濺到這邊來啦！危險危險！低氣壓，低氣壓！”

工廠的房屋雖然全部都很粗陋，但那邊的總經理的住宅，却是和這邊完全不同的漂亮建築。那里面就住了他們夫婦倆，再加一個女傭，一起只三個人。太太是動不動就會拿起什麼東西來擲女傭人或總經理的。有一次，她拿起正在吃着的麵條連碗向總經理擲過去，弄得他從頭頂一直到臉上都掛滿了麵條和面湯。女傭看了不禁出聲笑了起來，結果這個女傭卻挨了他一頓毒打。後來大家給總經理取了一個綽號叫他“水帘洞”。

這位太太真是位奇怪的人物。第一，到底算是美呢，還是

算丑呢，簡直是說她不清楚。她起床一般都是在我們吃午飯的時候，我們常常看見她穿着一套睡衣在那里刷牙齒，那時看來實在是丑。全身瘦骨嶙嶙，污黑的皮膚，簡直沒有一點兒動人之处。可是，過不了一會兒，等化妝完畢出來時再一看，却已變成漂亮得象是另外一個人了。如果是濃厚地塗着粉時，那當然是又當別論，但即使不是這樣，看來也是完全不同而漂亮非凡，這實在是太微妙了。

反正，總經理似乎對太太所做的一切，都是放任不管的。

“哼！總經理這個笨蛋，象那樣一個瘋瘋癲癲的女的，真不知道到底是好在哪里哩！”監工啦工頭啦都在這麼說。

“說得是哩，花錢也沒個底，再加是個‘男性狂’，對男人要罵就罵，要打就打，總經理這輩子也算是倒了霉！”

可是，我對所謂“男性狂”到底是指的怎麼一回事，開始也有點兒不明白。但到了本月初，忽然發生了一件事情，使我感到“原來如此”地明白了。

真是一對奇怪的夫婦。世界上真的會有這種夫婦哩！

有一位據說是總經理的弟弟的人，突然從東京來到了這里，他是一個很年輕、極时髦的書生，頭髮光潤地向後梳着；一到這里，每天就老彈着曼陀令。據說是個慶應大學的學生哩。

四

“慶應啦什么的，誰知道他到底是哪一路的貨？”大家都在這樣說他的壞話。

不知怎麼的，當這個弟弟快要來的以前，那位太太早已微妙地變得非常高興起來；相反地，總經理的情緒却微妙地變得

很坏了。

“这个总經理也不知道是怎么在活的，这种情形也会糊里糊塗地咬着指头看着哩！”大家都在这样說。事实是：那学生一来，就常常和那位太太两人一同出去；到了傍晚，一定要到公園里去散散步。有时候，一清早两人就搭火車不知道上哪里去了，一直到晚上才回来，这种事情是常常有的。总經理太太近来就好象完全变了另一个人似的，情緒特别好，粉也擦得特別濃厚，婉轉的笑声不时傳到这边来。

不过，到这时候为止，也还没有两个人到別处去过了夜才回来的事情。可是终于在前天，两人一清早就到諏訪去，直到昨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才回来。他們不在的两天里，总經理的情緒那真是坏得不能再坏的了。吃飯的时候，他会忽然发起怒来，把飯碗擲到了女佣人的身上，弄得女佣人哇哇地哭起来。不过，今天总經理的情緒已經完全恢复了，听说三个人很好地在—块儿打起牌来了。

实际上，我們真是驚奇得无法解釋。象这样的夫妇，除了这一对以外还会有嗎？

总而言之，从总經理起就是这种情形，那就尽管丸屋先生怎样地穿了西裝来演說，工厂里的风气也决不会好的了。經理和监工的玩艺妓是早已肯定，男工則各自去狂筊子。这里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市鎮，艺妓倒有二十人左右，陪酒的女招待，人数也和艺妓差不多。

尤其是，最近我已經弄明白了，这里真是个坏人很多的工厂。虽然也許可以說，所謂繅絲厂，大致也就是这样一种地方，但无论如何，这里却是特別坏的一家。其中最可怕的，要

算是那工头了。大家只要看到他的臉，都会战栗起来的。工人被他欺压得哭起来的情形，真是說也說不尽哩。凡是有关門禁、規則、賞罰等等的事，一切都把持在这个工头的手里。黑板檢查^①要罰，但尼尔^②要罰，絲上有节要罰；被罰了錢这还算不得怎样的痛苦，可是只要每一次被叫到工头或是监工面前去受叱責时，那种痛苦才真是想也想不到的哩。

大約就在四天以前，我也挨到一次这种象死刑一样的苦楚。就在那时候以前的两天，正巧是我的月經期。姊姊也知道，我的月經，原来就是反应比較厉害的，而且到了这里以后，一定是因为过分辛苦了吧，反应又变得更厉害了。那一天，我也就覺得全身乏力，骨节眼儿里都感到疼痛，头腦昏沉沉的，說什么也提不起精神来，可也还是硬撑着做工。正巧在这时候，手指又被热水泡伤了，因此怎么样都拉不好，結果不論是黑板檢查或是但尼尔，成績都不好。不知道出了多少“磨节”，真是沒有办法。所謂“磨节”这是因为在繭壳漸漸薄起来，蚕蛹即將露出来的时候，繭子的分量一輕，就会浮动起来，这时候也就最容易断絲。只要一不小心，馬上就会出节子。

五

一到午后的十五分鐘休息的时候，我就被叫到监工和工头那里去了。

“你看，这种成績！这种情形，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料工

① 把生絲放在一块黑板上来檢查它的淨度、匀度等品質，这叫做黑板檢查。

② 但尼尔(DENIER)是生絲的纖度的單位。

头就这样好象把人都吃得下去似的怒喝起来，在他那种怒不可遏的样子面前，我不禁吓得几乎连呼吸都要停止了。在旁边堆满了那些重新制过后拿回来的，附着成绩记录的“绞头丝”。

“你们这些家伙，有着本领不使，就知道偷懒，做出这种东西来，粗也要粗得有个程度啊。”

等到终于从他那里出来，到了走廊里时，我真是连一点儿生气都没有了。

虽说到哪一个绞丝厂里工头总是最凶恶的人，可是，这里的工头似乎又特别厉害。这个人的名字叫篠崎，年纪大约四十四、五岁。矮矮的个子，身体很结实，四方的脸黑漆漆的，这相貌一看就叫人讨厌，还动不动就要打女工。大家在背后都叫他“黑鬼，黑鬼”。

可是，象我这样的人还算是好的了；由于成绩坏而被他罚扣工钱，因此每天都在哭的，还多得很哩！说实话，女工们再没有比受到这种罚款的事更可怕的了。不过在相反的一面，听说绞丝厂就在这罚款上赚了好多钱，事实也许真是这样也未可知，因为要罚款的项目也实在太多了。这家工厂要罚款的事共计有这么许多：

一、 但尼尔

以十四但尼尔为适中。粗至十五，细至十二半者有赏；但粗至十九以上，细至九以下者，因不适于输出而只可作为“内销丝”，故须罚款一至二圆。

二、 黑板检查

以八十点为中心，达到一百点者赏钱五角，只五十点者，罚五角。

三、 光澤

不够格的，每根罰款一分。

四、 節頭

剛才講過的“磨節”，這是要減低絲的長度的，每個罰款五分。此外還有一種斷了以後重新系接起來的，叫作“環節”，每個罰款二分。

五、 斷絲

這是絲挂到大框上去時弄斷的罰則。沒有或只有一次至二次者，賞錢一分。三次，四次，五次者，不賞不罰。自六次至十次罰款一分，以上每多五次加罰一分。

六、 絞量

每一“絞”平均的重量為十八匁^①五分，每多出一匁賞五分，每減一匁則罰五分。

這麼許多罰規，誰還能逃得過去呢？結果除了極少數成績非常好的女工可以得些賞金以外，其他的大部分女工都是只有受罰的，最後工資都被罰得剩不到幾文了。這里面據說要數“黑板檢查”最凶。最近我聽到男工們在說，自從使用了這個辦法以後，女工們就只圖挽出無疵的絲來，以致生產的絲變成了沒有彈力，因此絲質也顯著地低劣，現在似乎美國方面都有意見了。可是繅絲廠方面因為用了這個辦法可以賺錢，所以仍舊在這樣做。

在車間面前就張貼着一張成績表，這上面一件一件都寫得清清楚楚。從本月初開始，所有的人的成績都顯著地降低，這是因為上月份自二十日以後，一直接連着開夜工，因此把大

^① 日本的衡制，每十分为一匁，一六〇匁为一斤。一匁約合我国的一錢。

家都搞疲乏了的緣故。

六

按照規則，即使是因機器發生故障以致日間工作延遲的時候，工作的時間也不得延長一小時以上的，那麼開夜工的事當然更是不許可的了。但是實際上，這種事情却毫無阻擋地在進行着，而且主管的官廳對此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好的表示。

在做着夜工的時候，對岸火車站上火車到達時的情形，以及每次火車一到，就有不知多少汽車一輛接一輛的穿過了吊橋，沿着河岸爬山上去的情形，這一切好象就在眼前似的看得清清楚楚。從這裡上山大約走一里半^①，那裡有一個湖名叫松原湖，這湖的周圍是避暑勝地，有着別墅和溫泉旅館，從東京來的人們到達這裡正就是這個時候。因此，最近這深山裏的小市鎮上，忽然出現了很多的時髦人物。在這種時候，女工們一定會停住了拿着生絲的手，目送着這些人的。一到停電休息的日子，大家也就一定要到松原湖去玩，但也只好對那些划着船或是開音樂會的遊人們興致勃勃的樣子，恍惚地望着而已。

可是，我在每次看到這些漂亮的人物時，心裡不知怎樣的就會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我總覺得這些人不象是和我們一樣的日本人。

在我們宿舍里，常常會傳來一些“婦女界”啦“主婦之友”一類的什誌。這大概都是那位總經理太太看膩了的东西吧？

① 日里，注見前。

这些什誌上面，尽登载着古琴或是鋼琴的演奏法啦，什么佳餚的做法啦，或者什么避暑胜地的情形啦，全是这些东西。我每次看到这些东西，心里就感到这个天地间难道真有这样一个世界嗎？因此，也不知道是什么緣故，每一次也就更加深了我想回家去的情緒。

姊姊，最近我特別地想看見你，心里难过不堪。真是每天只是在想念姊姊的事。我老是在想：也許会有一个人，在他的帮助之下，你终于能够回到了家里，这該是多么好的事情啊！我有时又会这样想：我的到这里来，和姊姊的被卖到神戶去，实际上也許都只是一个夢；有一天睜开眼来，大家还都是快快活活，有說有笑地一起在家生活着，那又該是多么快活的事啊！

姊姊离家上那里去时的情景，今天我又清楚地記起来了。我又想到，正因为姊姊已經变成了这样情形，我也就非走上这样的道路不可，这个道理我現在才开始明白。只要媽媽还是健康地活着的話，我們也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那时候，爸爸由于田地即將被債主沒收，因而微妙地变成了那种自暴自弃的样子，現在还清楚地在我的眼前。由于媽媽的病而借下的債终于到期了，但又是根本无法偿还，結果除了看着抵押的田地被人沒收以外，也沒有其他办法了。可是，如果这些田地被沒收以后，我們就連一角地都沒有啦。即使在有地的时候，也还要靠爸爸替人做些短工才能生活得过去，但在今后的日子里，却連个农民都当不上了，那我們这一家，除了餓死以外也就別无他法了。爸爸所以会变成自暴自弃，拚命喝酒，想起来也真的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阪下的文藏先生家光子被卖到新瀧的妓院里去的事情。文藏先生也是因借了人家的钱，作抵的田地要被没收了，最后终于把光子给卖掉的。

七

那天晚上，爸爸也是在什么地方喝得烂醉以后才回来。接着大家就围住了炉子坐着，一直在谈着光子的事情。我想当时的爸爸，还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也要把自己的女儿卖掉的。

“事到如此，大概也就非这样不可了。唉，那么好的女孩子，太可憐啦！”

姊姊已经抽抽噎噎地在哭泣了。这时候，忽然爸爸又“唉！唉！”的难过、委曲地连声叹着气。一下子把身子横倒了下来。我一看，他的脸上也沾着泪水哩。

“兼子，我已经决心不愿再做农民了。文藏的所以要卖掉可爱的女儿，也正因为他是一个农民啊。这不是别人的事，是自己的事。”

“可不真是这样吗？”

说完，大家也就静下来，有好一会儿，谁都没开口。这正是个寒风凛冽的初冬的晚上，炉子里的柴炭发出着炸裂的声音，外面的风也在狂吼怒号，好象连家屋都要被拔起来似的；有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吹进来一阵寒风，把吊在炉子上面的漆黑的锅钩摇得咯吱咯吱作响，火苗也跟着直摇晃。

“哼！”

这时候，爸爸忽然从鼻子里这么冷笑了一声，接着他把搁在炉框边上的那只脚打着拍子，低声地唱起来：

讓田地沒收啊，还是把女儿卖了啊？

声音好象要中止的时候，却又接着唱下去：

女儿不能卖，田地沒收也不成！

接着象收場白似地最后添上了一句：

做个农民真苦啊！

除此以外，誰也不吱一声。爸爸就这样一直躺着，动都不动。我从横里看到姊姊的侧面，只見你忽然把头垂倒下去，臉色已变成死人一般地鉄青了。我自己不禁也周身都冰冷了。

这种情形，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时候。当时我真覺得好象一直在等待世界末日的来到似的，心里害怕得慌。爸爸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熟了，发着輕微的鼾声。

这时候，姊姊突然將衣袖掩住了臉哭起来了。开始还只見肩膀輕微地抽搐着，但是越来越厉害，終于咬住了衣袖出声哭起来。我也不禁跟着一起哭了。

最后，姊姊又停住了哭泣，好好地拭干了眼泪，接着就輕輕地搖着爸爸，要他醒来。

“什么，什么。”爸爸慌忙坐起身来，尋思地向四面看着說：“怎么，我竟睡熟啦？”

他那溫和的眼睛虽还跟平时一样地笑着，但当他一看见姊姊的样子时，却不免吃驚地說：

“噢，你是怎么搞的啊。噢，这是怎么的啦——”可是，不久他也忽然沮丧地垂倒了头，大声叹起气来。

“爸爸！”姊姊終于禁不住抽噎着說，“請你把我卖了罢！”姊姊的眼泪扑簌扑簌地掉下来落在膝盖上。

“噢，在說什么呀，在說什么呀。你那是在說什么呀？”爸

爸真的睜大了眼睛吃驚起來。

“請你把我象光子那樣賣了罷。這樣，就好叫他們不要沒收田地了。”姊姊最後忍住了哭泣，只說了這麼一句。

八

“真是混蛋，這丫頭，誰說過要把你賣了的話來着。”爸爸臉色通紅地怒喝起來。姊姊只啾啾地哭着。

打這以後，爸爸和姊姊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爭吵。

“說這些話，你是故意要叫我這老头兒難受不是？”最後爸爸甚至還說了這樣的話，想來打斷姊姊的念頭。我在旁邊也沒有辦法，只覺得真是比死還要痛苦。

可是，結果還是除了把姊姊賣掉以外，也找不出別的法。

“這麼說，阿兼，那真是對你不起了，就這麼辦行嗎？”爸爸雖然是一個男子，這樣說着的時候終於也哭起來了。“阿兼，請你原諒罷！總之是我一個人沒出息，害得你這個樣子，我死了真不知道有什麼面孔來見你媽哩。你就把我當作一個沒有慈悲心的父親吧？這兒，我向你行個禮，請你原諒罷！”

這樣，一家人都放聲哭起來了。

這以後一連幾個晚上，誰都沒有合眼，每夜都是啜泣到天明。終於，有一天，爸爸一個人沒精打彩地到文藏先生那兒去了。接着，爸爸又一個一個地去訪問我們的親戚，和他們商量。

“真是，不做這樣可憐的事，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辦法可想呢？”

亲戚們的嘴里都这样說，可是也沒有一个人說出一个好办法来。不过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不去問他們借錢或是找別的麻煩了，因此他們的心底里却是暗暗高兴的。

以后又过不多久，终于有一天，長岡的介紹所派了人来，这样一切就算决定了。这笔帳是怎样算的，我們并不知道，但只曉得最初講好的价錢，結果还不够还清借款，最后又决定將卖身的期限再延長一年。

我們小时候常常看到在村子里演出的宮城野信夫①的戏，有的看了使人发笑，有的看了使人要哭；可是这种戏里的情景，今天竟会真的遭遇到自己的身上来，这却是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戏里面那种悲慘的故事，竟然在这现实的世界里也真的会有，这真是想也想不到的事。

我真想不透，为什么在这世界上还会有窑子呢？現在象志賀台七②那样的坏官，既然已經沒有了，那为什么現在还要有农民的女儿卖身的事情呢？

姊姊的信上說，在好多大輪船进港的日子里，一个人一天之中就得接上七、八个客人，这里面沒有一个不是粗鹵可怕的，最后使人不知道身体上到底还有沒有一点儿是屬於自己的了；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也还是比耽在医院里要强得多哩。我听了这些话，清楚地了解到，在窑子里討生活，那是多么的痛苦啊！

說起来，为了那些称为“媽”的窑子鴉母的利益，必須忍受

①、② 这是以日本十八世紀时代的故事編成的戲劇，內容写宮城野和信夫两个妓女(原系姊妹)对恶吏志賀台七报杀父之仇。

象死一样的苦楚，这正和我们与监工和工头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

姊姊。千万请你多加保重，希望病体早日全愈。我诚心地为你祈禱着。

“媽媽，請你保佑姊姊的病体早日全愈！”今天我还曾诚心地这样向去世了的母亲禱告过哩。



第三信

—

姊姊：

謝謝你的來信，我原想立刻就復的，可是又終於延遲到了今天。

真不知道打哪里說起才好呢。我現在心里充滿了高興的事情，苦惱的事情，以及那些料想不到的事情，真是心亂如麻，反而倒搞得有些糊塗了。

我看到姊姊的信，一開始就呆住了。姊姊說最近有人要為你贖身，我总觉得這好象是不可能有的事似的。原來，我到現在為止，這樣的事情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我只是在想，希望快些等期滿以後，姊姊能夠平安地回到家里，我們父女三

人又能和过去一样地快快活活在一起过日子，我只是誠心地在等待着这样一天的到来。現在想起来，这是多么的愚蠢啊！好容易熬到了今天，这在姊姊來說，該是多么好的事情啊！从現在这种比地獄更可怕的悲惨世界里脫身出来，这对我們大家來說，都該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啊！我这才明白了，因此不禁快活得流出眼泪来。

姊姊，真是太好啦，好的报应终于来到了。象姊姊这样好心腸的、善良的人，决沒有永久在那种比死还苦的地方呆下去的道理的。据說对方是一个很有錢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好人。我但願早日成就这件好事。希望你一生过着幸福的生活，来弥补过去那些苦日子，我一心一意地为你祈禱着。

想来，爸爸說不定要乐成个什么样子哩！当他收到姊姊的信时，一定高兴得在家里跳起来啦！

“阿兼啊，好极啦！真是太好啦！这也真是你一生心腸好的好报应。北子①啊！你也該多高兴啊！”

爸爸大概就在佛壇②面前这样說着哭起来了。同时，因为現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了，所以即使有这样值得高兴的事情，也沒有一个可以說話的对手，他又將感到多么寂寞啊！于是，他一定又兴致冲冲地奔去找隔壁的和助老伯了吧。

“老伯，事情真了不起啊！你知道，神戶的大財主要为兼子贖身了哩！”

① 兼子的母亲。

② 日本人家裏供佛象和祖宗牌位的地方。

爸爸手舞足蹈地这样說着，乐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綫，我现在好象就看見了他的这种样子一样。

以我們家來說，象这样高兴的事，过了多少年才逢到这一次啊。真是經過了不知道多久以后，爸爸才总算可以打心底里高兴地喝一杯了。

不过，我还是不得不抱寂寞之感。姊姊住在象神戶这么远的地方，今后也就不容易会面了，这件事使我感到比什么都悲哀。我在学校里念書的时候，曾經在修业旅行中到过直江津，比它再远的地方我一步也沒有踏到过了。今后姊姊成了神戶的人，我的感觉就好象你已变成外国人了哩！我的意願是，即使不是大財主也好，只要能是在离我們家比較近的地方，可以讓我們不时来来去去地走动走动，那該是多么好啊！但这也只不过是任性的想法罢了。姊姊，請你不要見怪罢！

我在中元节的时候回家去了一次。爸爸身体很好，也还做得动。只是我这一次回家的情况却是不太好哩。

二

在沒有回去之前，想起隔了这么久，才得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又可以見到爸爸那种高兴的样子，真叫我又快活又兴奋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等到真的要回去的时候，心里倒反而感到恐懼起来了。这并不是由于回去时的快活和兴奋所引起的激动，而是因为虽想回乡却不知怎么又变成了难以动身，而且見到父亲的面也將成为比死更难过的事了。

这是因为工厂方面應該在中元节支付的半年工資，結果却沒有支付的緣故。这筆工資原来是講好到中元节前支付的，

但临到人家要回去的时候，才又突然說不发了。總經理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說：橫濱的批發行方面應該匯來的款子一時沒有來到，虽想向銀行方面借款，但多方奔走的結果，也始終沒有接洽妥當，因此實在对不起，到秋天的时候一定照发，無論如何，只好請大家等到那时候罢。他一變平常那種神氣活現的樣子，滿口好言好語地請求大家幫忙。

听到他的話，大家的臉都發青了。把中元节的錢派定了用处的人，并不止只有我一个，百分之百的人都是和我一样的。因此大家都變成了一籌莫展，有好一会儿，誰都說不出話來。可是，無論如何也是沒有办法的事。我再一想，只好又去和工頭商量，說明我的情形，請他幫忙。但，也还是不行。

“頭兒不是已經說過了嗎？這種事情，大家還不都是一樣？現在更不用說了，事情不是擺明了沒有办法嗎？”反而倒受了他一頓相當凶的申斥。

結果是只領到了二十圓錢，余額則都發了欠薪証。這二十圓錢除去了回去的火車票，就只剩得十五圓了。拿了这么一點兒錢，怎么回去呢？我名下應得的工資，有六十圓還要出頭一些哩！爸爸就等着這筆錢去付稅款、肥料帳，以及店里的欠款，全都支配好了的。我如果不拿錢回去，這中元节怎么過得去呢？……火車漸漸接近家鄉，我每過一個車站，就感到身上被刀在割似的痛苦。

這正是一個象火燒一樣的大熱天。從火車站到家里還有一里地，從涼快的信州深山里回來的我，走在路上更覺得難堪。全身都被汗濕透了，腳上和和服的下緣，都被灰土沾得變成了雪白。當我看到家里的影子時，眼淚也跟着扑簌扑簌掉

下来，我真想就这样死了罢！

“噢，阿幸！回来啦。我也想你今天会回来的。好热啊！今天还格外的热哩。啊呀！快到家里去，把衣服脱了罢！”

爸爸来到和助老伯家的牆边在等着迎接我，一看到我的人，已乐得忍不住笑着这样对我說。爸爸已經將近半年沒有見到女儿的面了，也怪不得要这样的怀念，恨不得要扑过来似的了。这时候，我已再也忍不住，就嚎啕大哭起来。

“嗯，嗯，該是累了吧！你媽也一定在高兴哩！”爸爸也拭着眼泪，和我一起走进了屋子。

“爸爸請你原諒一下罢！我这次回来，心里可真痛苦哩。”我进了房間，在爸爸面前又伏倒身子哭起来。

“怎么啦，怎么啦，嗯？回到家里就哭，你到底是怎么的啦？”爸爸吃驚地这样問。

三

可是，我一面哭一面將欠薪的事說完以后，爸爸的臉也立刻变得鉄青了。

“哼，这可不得了啊！”

他拿着我給他的欠薪証，好一会儿呆呆地望着我的臉說不出話来。

这一晚上，两个人都是怎么也睡不着。我們談着工厂里的事，姊姊的事，还有我出門以后村子里的事，一直这么講下去，好象要說的話也沒有个完似的。但最后談到我沒有能把工錢帶回来，这中元节的帳到底怎么办才好——这件事就好象一把鎖似的，沉重地鎖住了我們两个人。好久以来沒有象这

样在一个帳子里并枕而睡，現在我好象和爸爸之間很疏远似的，我感到有一种說不出的委曲一样，无法可想。

“說什么啊，象如今这样的不景气，哪家厂都发不出工資，繅絲厂也使不出力哩。真也是沒有办法的事，也怪不得你啊！”

听了爸爸这样安慰我的話，我反而更感到痛苦难堪。

“好啦，睡罢！明天还得早起哩，你也有点儿累啦！嗯，無論如何，身体好好的回来了，这比什么都好哩！多愁也沒有用啊！”

話是这么說，可是爸爸也还老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不时还大声地叹着气。他每叹一声，我就好象剝掉一块肉似的难受。

后来，快到天亮的时候，爸爸终于才开始打起了鼾声。这样我也才好象松了一口气，感到舒服了些。于是又对一件一件的事情重又仔細地思索起来。

第一，为什么我們家老是这样的坏事接二連三呢，这实在也真叫人想不透了。爸爸为人的善良也可以說是少有的啦，而且一年到头干活也比村里任何人都辛勤。象姊姊这样溫和善良的人，恐怕也是到处不容易找的了。就說我吧，再怎么想，也不見得比其他的任何人坏到什么地方去。既然这样，为什么大家又非忍受这样比死还难过的苦楚不可呢？

忽然，我又想起了媽媽說的“前世作下的孽”這句話；这时候，媽媽的样子也活灵活現地浮現在我的眼前。因此我又感到，說來說去，总是因为媽媽故世了的不好。实在的，只要是媽媽还活着，这些事情就都不会有了。無論是什么事情，都是因为媽媽的故世而引起的。

睡覺前点燃的佛壇上的蠟燭已將近燒完了，暗淡的余光正在搖曳着消失下去。不知怎的，我好象覺得媽媽就在那里和我們一起哭哩。我仔細尋思着，总觉得媽媽死了也是不閉眼的。

想起媽媽活着的时候的情景，真好象是在夢里一样。要說穷，那时候当然早就是很穷了，可是和现在比起来，那时候却真是象富翁一样了。虽然有点儿債，但总也还有限。一家人沒病沒痛，大伙儿尽力干着活。吃过晚飯，睡覺以前，大家圍聚在炉子边，这时候，爸爸一定会說些有趣的事情来逗大家笑一会儿的。

“啊，哎唷，哎唷！笑得肚子都痛啦！爸爸別逗啦，等一下再說吧！”姊姊这样說着，捧腹大笑的样子，我好象就在眼前似地还想得起来哩。

四

为什么这种情景不能永远地繼續下去呢？如果能这样的话，我們也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一家东奔西散地忍受这种劳苦了。为什么媽媽会生那样可怕的“腫瘤”病呢？

我現在想起这些事情都会毛骨悚然地战栗起来。第一，所謂“腫瘤”这个名儿，我也是那时候第一次才听到哩。不过听到以后，也还是不很懂得。后来虽然懂得了这是一种在肚子里生了硬块的疾病，但还認為象媽媽这样輕健的人，是不可能得这种連名儿也沒听到过的可怕的病的。

“阿兼，阿幸！万一你媽的病治不好，回不来的时候，你們两个可要替着媽媽，好好帮着爸爸干活儿啊！”

在即將出发到長岡去的前夜，媽媽把我們喚到面前，親切地說了這些話。這時候，我才第一次感到這世界上竟會有這樣痛苦的事情。姊姊也是伏倒在簾子上哭得死去活來。雖然這樣，媽媽也還只是眼淚汪汪地仔細吩咐我們關於衣服啦，棉被啦等等的瑣碎事情。第二天，爸爸和庄谷的伯父陪着她離家的時候，她也還是一絲不亂的樣子。

但是，那一次媽媽卻沒有死。過了四十天左右，病完全治好以後又回家來了。

“啊，這條命真是撿來的！你媽早已拿定了主意的啦。現在肚子裡什麼都沒有了，你們不知道這真是有多麼舒服哩，好象身子也輕鬆啦！”她真是感到身心輕快地深深的鬆了口氣。

“好是好啦，可是正巧忙在這個插秧的時期，今年可怎麼辦啊！還有這筆債款怎麼還呢？媽只覺得對爸爸說不過去。”

媽從回家那天起，就在為那筆由我們的本家樽尾伯父做中保借來的醫藥費耽心事了。我們也真為媽媽難過。

“喏，你們看，我的傷口有這麼大哩！”

媽在換衣服的時候，把她的傷口指給我們看。一條鉤子形的創口有五、六寸長，這裡那裡還殘留着縫綫的痕迹，好象叫人看了都會感到痛似的。

“這麼大的腫瘤。真是不得了啊！”媽媽把手比劃着“腫瘤”的大小給我們看。

可是，那時候媽媽的病並沒有真正醫好。在秋收開始的時候起，精神又漸漸地支不住了。

“該不会重发了吧？”媽媽臉色慘淡地向爸爸这样說。

“哪里会有这样的事！嗯，无论如何，不会有这种事的。”

但是，肚子又漸漸膨脹起来了，精神也漸漸地感到沉重，終于又完全回到了原来的症狀。于是，又到本村的高瀨先生那里去診治，他皺着眉这样說：

“唉！真是扫兴的事，看情形，恐怕非再开一次刀不行哩！”

五

听了这一番話，一家人的眼前好象又变成了一片漆黑。

“上一次已經是鬧得那样子，哭哭啼啼向本家去說好說歹，才算筹到了錢。現在如果又要入院去动手术，这笔錢又到哪里去找啊！”

爹和媽都完全一筹莫展了。

不管怎样，病却又一天天地沉重起来：这情形也越来越明显，除了重新入院治疗以外，也沒有其他办法了。于是只好哭哭啼啼的再去哀求本家的檜尾伯父，請他做个中保，把我們家里全部的田地家屋一点儿不剩都做了抵押，这才算筹足了入院的費用。

媽媽又在爸爸和庄谷的伯父陪同之下到長岡去了，我們一直送他們到土桥边的那棵大柳树底下，那时候再次回头来看看我們的媽的臉，我至今也沒有忘掉哩！那时候，媽媽恐怕也認為这次將是真的永別了。那天晚上，我們兩人相抱而睡，一直啜泣到天明。

但是，那一次媽媽又治好病回来啦。我們真是再沒有比

那时候更高兴的事了。

“你看我，做媽的又回来啦！”媽这样說着，这一次可真的扑簌扑簌掉下泪来了。

“去的时候，我真在想，再也見不到你們的面啦。唉，唉！謝天謝地，这一次可真是好全啦！”媽媽的样子真的是放下了心。

“真是，真的走了好运哩。割两次腫瘤又好起来，这样的事听也沒听見過啊！”爸爸真是乐得什么似的。

“可是，我真是对你不起，田地家屋都抵押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贖得回来哩。”媽媽立刻又說起了这件事。

“快別說这些傻話了！債款啦什么的，只要大家一起干，还不是总有一天还得清的？人的性命，掉丢了就找不回来啦！”爸爸对媽的話根本就沒在意。

但是，債款的偿还并不是这样容易，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而且，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地贖回来，还完全沒有数哩。媽媽不言不語，只是大声地叹着气。

可是，这时候，媽媽的病还是沒有真正的治好。到了第二年，梅雨季节一过，田里正忙着除草的当口，奇怪的是媽媽的精神又坏起来了。仍旧是小肚子那里感到鼓脹，連飯都吃不下了。

“不管怎样，这回可不能再发啦，連生三次腫瘤，这倒是从古都沒有听到过的事。”

爸爸也完全着了慌。

“我也想难道真有重发的事不成。不过，据庄谷家的阿元說，也有生了五次腫瘤，开了五次刀，终于在第五次上送了命

的事哩！”

“这个，你快別說这些事罢。”

“我心里虽然想这是不会的，可是，唉，你看看这，啊呀，漲得这个样儿。”

媽媽把腰帶推向下边一点儿，拉着爸爸的手要他揪揪那肚子。爸爸皱着眉头，心里直驚慌。这是后半晌田里的事做完回到家里，燒水等着吃飯时候的事，大家臉色通紅，直淌着汗。

六

渐渐到了不得不准备过中元节的当口，这时候，媽媽的肚子有些异样，已經看得很明显了。

“虽然还不能十分肯定，可是万一又是那个东西的話，恐怕倒有些危險哩。”

我現在想来，当时本村的高瀨先生嘴里虽是这样說，但心里却是完全明白的，只是不便明說罢了。

“万一真的又是这样的話，我該怎么办呢？我这个家到底該怎么样才好呢？”

尽管媽是这样一个人，她也禁不住扑簌扑簌流起泪来了。

最后，請了鄰村的远藤先生来和高瀨先生会診的結果，也認為除了再入院施行一次手术以外，也沒有其他的办法。

一家人好象是掉入了万丈的深淵，面前都变成了一片漆黑。大家都好象連一开口提起这件事就会感到恐懼似的。

“早知道有今天，倒不如在第一次病倒的时候死了还干淨

些，既用不到浪費這麼許多錢，也用不到去借什麼債了。”雖然這麼說，媽媽心里倒不見得亂得怎樣，只是含着眼淚這樣說着：“倒底為什麼要受這樣的罪啊，我這個人造的孽可深啦！”

爸爸馬上又開始出去四處奔走，籌措入院的費用了。所謂奔走，事實上除了檣尾伯父那里以外，其他也沒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就這麼，也還得從百忙中抽出空來，草草吃完晚飯就慌忙出門，我覺得爸爸也真是够可憐了。可是就這樣千懸萬托，這一次檣尾伯父却怎麼樣也不答允再出來做保了。

“怎麼樣，行嗎？”爸爸乏力地回來時，媽媽這樣問。

“嗯，再跑一趟，看來大概就可以了吧。真是，有事去求檣尾的時候，他才刻薄哩！”

可是，即使再去一遍，事情終究也不會有希望的，我們一看樣子也早就明白了。

但是，突然之間，媽媽的樣子却有了改變。到現在為止一直憂郁的媽媽，忽然不可思議地變得堅定起來，她的樣子比平時更加倍地沉着堅定起來。

“啊呀，老這麼发愁又管什麼用呢？大家拿出力量來干活兒罷，菩薩一定會在什麼地方看着我們的。”她反而說出這樣的話來鼓勵我們。

“可不是，無論怎麼樣，求求老天爺，再進一次醫院總會好的，有句老話叫‘一二不過三’，這一次也一定會幫助我們的。你求罷，北子，你的運氣是很好的。”爸爸也強裝出高興的樣子這樣說。

“好啦，好啦！只要今年的流年好，老天說什麼也會來搭救的。田里的事現在用不到急了，可是秋天一過，轉眼就看着

要过年啦，最要紧的，还是先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好罢！”

媽媽这样說着，就振作精神，整理起各种替換衫褲和衣服来。尤其是对我們的衣服，那真是一絲不苟地整理得整整齐齐。

“尽管是穷人家的女儿，迟早也总得出嫁的。什么事儿都得学着做。万一做娘的这一次沒有救的話，自个儿可就会感到困难啦！”

媽的确是在想着这一次大概是不会有救的了，我們完全了解她这种感觉，也只好背轉身偷偷哭泣而已。

七

那是八月九日的晚上。我們从田里回来，想不到家里竟燒好了白米飯，甚至还为爸爸买好了一瓶酒等着，我們一看，不禁都吃驚起来。我們家一年之中吃得到几次白米飯啊！除了年初一，中元节或其他节日，要不就是婚丧喜事，除此以外，从来也沒有吃过一次。

“今天是財神菩薩的日子，想起了就过一个节敬敬他罢。”不知怎的，媽媽的样子有些不自然，低下了头这样說。

“財神菩薩？噢，財神菩薩是怎么回事啊？”爸爸显得莫名其妙的神情說。

“这呀，我所以会生这种病，我想起也許是得罪了財神菩薩之故，所以說，敬神是最重要的。”

“这么說，原来我喝这一杯，还是靠財神菩薩的福哩，这倒真是一尊好菩薩，每天这样敬一次也可以嗎？”爸爸回头看着点着灯的佛壇，眯細了眼睛笑着。

“別說傻話了。每天這麼來一次，我可吃不消啊，要把家都搞垮了哩！”媽媽一面盛着油炸的新芋頭，一面笑着這樣說。

“是這樣么？那麼，敬神也得看時候哩！”

我們听着不禁也都笑了起來。

“啊呀，醉啦，醉啦！想不到這酒真好。真是的，又有酒，又有炸芋頭，好象今年的中元節特別提早了似的。”爸爸已經是高興萬分，臉色都通紅了。

“這世界上如意的事情太少啦！我這條命如果是沒救了的話，那到還是在中元節之前死了的好哩。這樣，菩薩也會感到高興，讓我坐在手車上，帶着一起去哩。如果死在中元節之後，那菩薩又得從半途折回來，不痛不快地帶着走，反而給亡魂添許多麻煩。”

“不痛不快也好，不爽不快也好，總之要把你帶走是不行的。我看啊，不要緊的。請菩薩只把腫瘤帶走罷，好好的禱告禱告就行啦！”

“我也在這麼想哩！”

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睡得比平常略為早了一些。由於白天的疲勞，我們躺在牀上立刻就睡熟了。

平常的時候，每天一定是媽媽來喚醒我們催着起身的。

“你看，阿兼，阿幸，是起身的時候啦！”

每天聽到她這樣叫喚以後，我們才睡眼蒙眬的起來。

可是，只有那一天早晨，却不是由媽媽叫起身的。

“你看，幸子，媽媽上哪兒去啦，你不知道嗎？”

我被姊姊這樣叫醒了從牀上起來的時候，看到姊姊站在

旁边，脸上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天窗上已经蒙蒙发白，帐子里面，隐约地只看得见爸爸的睡得烂熟的姿态。

“妈妈是怎么啦？”

“我也说呐，怎么妈妈不见啦？”

“上厕所去了吧？”

“哪里，第一，妈妈的枕褥和睡衣都整理得好好的哩！”

我好象有样什么东西鑽进了我的身里似的，感到毛骨悚然起来。

八

“爸爸！爸爸！快起来！啊呀，爸爸！”

在姊姊叫唤爸爸起身的时候，我也慌忙换好衣服。帐子的四周蚊虫嗡嗡地叫着，不断地有鸡啼的声音从附近传来。

“什么，什么，怎么啦，妈妈不见啦！”

爸爸也着慌地跳起身来。

“这不是怪了吗？你看，火还没有生哩！”

“嗯！”

爸爸系好腰带，慌忙下地，到屋子周围团团转转找了一遍。

“这个女的才怪哩，快点儿让我去找找看。”爸爸说着，就急急忙忙出门去了。

后来我们到底是怎样打开门窗，整理床铺的，这些我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姊姊先到灶下面去生火，但也只搞得满是烟雾，怎么样也生不起火来。于是姊姊就这样放下不管了，又

回到了我的面前来。

“真是，怎么的啦？”

我完全看出姊姊害怕得在那里哆嗦。就这样我們两人在門口坐下来，好象是才从水里捞起来似的。

如果这时候媽媽忽然回来了的話，那該是多么高兴呀！

“嗨，我抽空一早起身去参拜鎮守菩薩了啊！”

如果她說着这样的話，笑嘻嘻的回来了，那該多么高兴啊！我那时候就老是在这么想着。一面不时在看着姊姊，你臉色鉄青，老是哼哼地在喘着气。

“姊姊！”

我終于忍不住把臉伏在姊姊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姊姊也紧紧地抱住了我，抽抽噎噎地噙泣着。

这以后不知道又等了多少时候，不知不觉之間，門前的田地和小路上都已亮晶晶地洒滿了阳光，鄰家的牛不时悠悠地发出“哞——哞——”的声音。

“早晨这样凉快倒很不錯，今天晌午又是好太阳哩！”不知道是誰嘴里这样說着，在后面的路上走过去。

这时候，忽然从对面傳过来一陣有人在急急奔来的足声，等我們听着跳起身来的时候，樞尾伯父那里的新次，象出膛的子弹似的，已經在向这边飞奔过来了。

“知道了嗎？噲，兼子，幸子！一切沉不住气是不行的啊！”他突然伸出双手，好象要来拉我們两个似的，却又接下去說：

“事情既然已成了这个样子，也就沒有办法了。知道嗎，这个，你們两个无論如何要……要……要沉住气啊。”新次說

着說着，却忽然抽抽噎噎，眼淚涌了出來。

“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啊，阿新？”隔壁和助老伯家的松子老太吃驚地奔過來問。

“呃，北子太太，北子太太不知怎麼的，”新次忽然這樣說，“呃，在那個墳墓的松樹上，北子太太……”他說着說着，忽然渾身僵硬地向後一仰，在院子當中坐了下來。接着就“哇，哇，哇，哇，哇……”張大了嘴，也聽不清到底在說什麼了。

我看清楚了這情景，一下子眼前變成漆黑了。

九

後來，媽媽的屍體被放在門板上抬着回家來，爸爸跟在她的旁邊走着，他看到我們，就大聲地哭着說：

“兼子呀！幸子呀！媽媽變成這個樣子啦！”

當晚，我們舉行了通夜^②，大家在媽媽屍體的枕邊，哭得死去活來，直到天明。第二天的傍晚，棺材終於抬出去了，這時候，就好象用刀子挖着我們身上的肉似的，心裡的悲痛真是無法形容。最後等遺體落葬以後，回到家裡，整個屋子就好象空空洞洞的，使我們打心底裡感到寂寞淒涼。那時候的悲痛的心情，我們怎麼能忘得了呢？它就好象是在我們心上打下的一塊烙印似的，在我們這一生之中，是再也忘不掉的了。

總之，媽媽就這樣死去了。而且，媽媽的死去，又成了我們家以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根源。打這以後，姊姊就不得不遙遠地去到神戶，在那種痛苦世界裡討生活；我也來到了信

① 日本人死後，家屬都為其舉行通宵守靈的儀式。

州这深山里的繅絲厂做工，一家人就这样变成了星散各处。

这样，在半年的离别以后，我又和爸爸睡在一顶蚊帐下面，这时候，妈妈和姊姊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最后，我想起爸爸这个人，怎么生来会这样的不幸呀，想着想着，我不禁又一个人潸泣起来，爸爸睡在我的旁边，还在呼呼地打着鼾声。

第二天，爸爸赶早起身，飞奔着出门去了。

“唉！真是，如果不早些去赔不是，就这么等在家里是不行的，”他这样说着，就慎重其事地拿了我带回来的欠薪证，到各处的店铺或债主那里去赔不是去了。回来的时候，平常那么乐观的爸爸也显出了沉重的样子，只要看他的脸色，也就知道他心里是多么地痛苦了。

“象这么样，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大家聚在一起快快活活过一个中元节呀！”晚上，在佛坛前点上了明灯，一块儿吃晚饭的时候，爸爸这样说。

“我难得回到家里，一直叫你们这样想念，结果却是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妈妈来到这里也一定不会高兴的，她在那里哭着吧！”我也含着眼泪，回头望着佛坛这样说。

我在家里住了五天，就又回到繅絲厂来了。在爸爸来说，无论如何，总算有个女儿回去看看他，心里也显得舒服些，因此等到我临走的时候，就又变得依依不舍了。爸爸心里这样难过，也就使我感到离开他的痛苦。

在回家的期间里，结果森山先生也没有会到。我回去的时候，一面是心里一直怀念着先生，忍不住想见见他，一面却又想最好不要见到他，这两种想法把我的心都搞乱了。可是，

那时正是暑假时期，先生早已回家去了。

“爸爸，森山先生还是常来吗？”我这样问爸爸。

“嗯。不过，最近已不常来了。我也因为给先生找了许多麻烦，现在在路上碰到他时心里都感到难过哩！”爸爸也这样说。

在越后，现在正是盛夏的季节，但来到信州一看，却已经完全是秋天了，到处长满了秋天的花草，松原湖边的避暑客人，也一个个都在作归计了。

— 〇

姊姊。

我现在真不知道怎样写法来告诉你才好哩。谁也想不到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这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是前天的傍晚时分。我赶早收拾好了东西，跟着大家到公园去散步。

大体上说来，公园就座落在那水库的这一边，那里有的是长条椅子、凉亭、秋千等等东西。

“烟囱学校^①的学生。”

“什么叫烟囱学校的学生？”

同行的人们这样说着，和街上的孩子们互相嬉耍着打着哈哈。

我向前看时，突然看见水库那边有着一个什么人在那里。这是一条走到进口去的道儿，不是发电所的人是不能通过的。

① “烟囱学校”是指工厂。

在石块鋪成的小路上面就是山坡了，打那里一直到頂上，長滿了芒草，一片白色的花朵好象在夜里也会发光似的。这是剛才点上电灯的时候，四周还显得有些幽暗，我分明看見有一个人坐在那条石鋪的小道儿的边上，他穿着一套黑色的單外褂儿，两只脚垂在水庫的面上。

我一看到那个人的样子，不禁先是一怔停住了脚步。不論是他的身材或是那件黑色的單外褂儿，我都好象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似的。我就仔細地注視了一会儿。可是这正是天快黑的时候，而且中間还隔开着一个水庫，因此怎么也看不清楚。于是我就离开了同来的人，走到水庫的边上望着，这时候，对方的那个人也在向我看了。其間我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时候，忽然看到那人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好象是在笑哩。同时他又慢慢地站起身来，而且慢慢地走过来。

我好象觉得全身都麻木了。

“难道是……”这样想着，但又觉得“也許是真的吧！”

可是，再一想，立刻又觉得：“无论如何，决不会有这种事的。”一时好象全身都僵硬似的，心里說不出地感到恐懼起来；可是，同时我却也向着水庫的这边，也就是那人走过来的那方面走过去。这真好象是在夢里似的，我只觉得是茫然地在向前走着。

终于来到了那座桥的地方，那里豎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剝落了的文字可以看出是“除本所人員外不得入內”几个字。那个人也慢慢地过了桥向这边走来。我就站在那里釘住了他看着。

他笑着来到我的旁边，輕輕地向我点头招呼。的确就是

先生，就是森山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真的在想：这该不是在做梦吧！

“啊，真的是先生哩！”

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本乡的人，而且又是和自家人一样的森山先生，我一面是再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亲切的感觉，一面却是因对不起先生而对他抱歉的感觉，这些感觉同时在我的脑海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浪。

“我真没有想到。”

“嗯。”先生还是安静地笑着。

“可是，先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啊？”我还是感到不可思议地这样问。

——

“我来这里，到今天整整是四天啦。”先生也一面仔细端详着我的脸，一面这样说。

“啊，四天，已经来了这么久啦？”我更感到惊讶起来，“先生，真的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嗯，说实话，幸子，现在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这里？先生，我简直愈来愈不明白了。”

“嗯。我到这个发电所来工作了。现在做了这里的职员了。”

“是吗？那么，先生就一直要在这里呆下去了，可是，学校里不干了么？”我真的在想，这不会是做梦吧！

“是的，不干了！”

先生只说了这样一句，把靠在桥栏杆上的身子挺起来，眼

睛向对面的八岳山凝視着。天色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經完全黑了，只有下面街上的灯火在奇妙地閃着亮光。我和先生并排着倚在欄杆边，身上的什么地方好象有刀子在剜似的感覺。

“那么，是为了什么才不干的呢？”我忽然想起，这会不会是由于那时我們家的事情才引起的，“先生，是不是校長先生要你不干的？”

“哦，哪里！”先生搖着头說，“不是因为什么人或是什么事情，只是，不想再当教师了，所以才不干的。”

接着他又慢慢地向我講下去：

“教师辞了以后，还是不得不找些什么事做才行。可是，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倒真有些麻煩了。这时候就想起你来啦。反正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沒有意思，那么还不如找个有認識的人在的地方比較好些。这样，就到了这里来，想看看有沒有什么工作好做，正巧这个发电所里就有个位置。虽然地位只不过比一个杂役高一些，好得大概也够吃啦！”

我好象觉得自己的身体麻木了一样。是惶恐呢？高兴呢？还是痛苦呢？只是淌着眼泪，怎么样都忍不住。

“幸子，你工作的就是那个縱絲厂吧？那里，就是河橫头的那边。昨天我也在这里望了一会儿，忽然好象看到了你似的，可是一会儿又看不見了，結果还是沒有弄清楚。”

“先生，請你原諒，我真的好象感到是在做夢一样。”我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

“那么，先生現在住在哪里呢？”我終於拭干眼泪这样問。

“我嗎？哦，实在因为是初到此地，情况也弄不清，結果是

找到了一个很怪的地方。你看，那边那个木材厂的上面，不是有一个叫上州屋的木头房子的旅館嗎？我就住在那里。”

“是嗎？我来看你沒有关系吧？”

“噢。不但沒有关系，我也有很多事情想和你談哩。我每天六点钟回去，那時間以后，我都在家。”

这时候，那边傳来了火車来到山上的声音。这是八点钟的火車。

— 二 —

“那么，今儿晚上已經迟了，我先回去；明儿晚上我来拜訪你。”

“好，請来罢。那么，我送你走到那边。”

这样，我們两人就朝着街道的方向走去。

“这里气候真是和越后完全不同，一到晚上，已經完全是秋天的样子了。”

夜风吹拂着單薄的裙子，侵透到皮肤上的确有些冷哩。

“好啦，回去休息罢。”

先生率直地这样說了一句，就走向那边回去了。我凝視着他的后影，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这时候，我还好象是在夢中一样。

第二天，傍晚的时分好象越等越不容易到似的，我心里真觉得难熬。即使是在做着工的时间里，我也老是在惦念着先生的事情。平常一直使人感到痛苦难受的工場，現在却一点儿也不感到痛苦了。由于先生也在这个地方，我飄飄然地反而觉得高兴起来；就好象自己的亲哥哥来到了似的，真是說不

出的快活。

一到傍晚，我心急慌忙地收拾好东西就出去了。可是，等到真的站在上州屋这木头房子的旅館門口的时候，却又觉得一个年轻的姑娘来找一个男人，心里有些不自然起来。

“森山先生嗎？是的，在家。”一个弓着腰的老婆婆磨磨蹭蹭地走出来这样說着的时候，我已經听到梯子上嘎吱嘎吱的脚步声了。

“是幸子嗎？好，上来罢！”

先生已經来到了楼梯的中段，他这样說着，又轉身回上二楼去，我也就跟在他后面上了楼梯。

先生所借的屋子只有三席地，室内很髒，席子的边缘都已破爛得几乎看不清了。我心里太难受了，直想哭出来。这屋子的一边有一扇小窗，外面就是隔鄰的木材厂，可以看得見木材象山一样地堆积着。

“听說过中元节的时候，你回家去过哩。”

“是的。先生听誰說的？”

“到这里来以前，我到学校里去办手續的时候，也会到了你爸爸，他还是很健壯地干着活儿哩。”

“是嗎？这么說来，你到这里来，爸爸也已經知道了？”

“不，他还没有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决定是到这里来哩。”

“可是，爸爸知道先生学校里不干了，将会怎么地吃驚啊。”

“哦！”

先生默默地看着我的臉，接着說：

“怎么样，繅絲厂里很苦吧？”

“嗯，可是，也差不多习惯了。”我不知怎么又感到悲哀起来。

“手泡傷得这样厉害啊！”

“是的，一天到晚都浸在热水里，泡傷的地方就象被虫在咬似的。”

“被虫咬似的，是吗？那么，痛不痛？”先生拿起我的手，仔細地看着。

“是啊。有时候，晚上还痛得睡不着觉哩！”

“是吗？太厉害啦。在家里种地的时候，尽管手上都起了泡，却一点儿不感到痛苦，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痛得多么难受啊！”

一三

被先生这么一說，我忍不住眼泪就要掉下来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沒有听到过这样温存的話了。

“不过，我瞞了先生到繅絲厂来，先生一定感到惱怒吧！我一直在为这件事担心哩！”

“哦，”先生靜默了一会儿，說：“这也是沒有办法的事啊。其实，不管校長來說什么話，只要你們无所謂，那也就沒有什麼啦。都是太老实啦，一有些什麼事，就觉得对不起这个那个的，再加又是始終穷困，这才会把姊姊卖掉哩。”他苦笑着这样說。

“昨天先生說，学校里的事不干了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定是为了我們家里的事，校長先生才逼你辞职的。”

“嘿，嘿……”先生先是默默地笑着，接着他又说：“学校的工作干不干到无所谓，只是和那些孩子们分离，却真感到难受哩。当我对他们说，‘要听新来的先生的话，好好用功，’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全都流泪哭起来啦。而我也终于和他们一起哭了。”

“这也真是。”

“唉！还有，妈妈也为我流着泪，这真是难为了我。在妈妈来说，她一生的希望，就是想我能在我们本村当个校长哩。”

昨天看到先生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瘦得多了。先生为人这样孝顺，现在却不能满足母亲的指望，他可能因此感到很痛苦哩；想到这里，真是看着他就觉得心里难受。

“真是，先生何必一定要把学校里的事辞掉呢？随他们怎样，你硬是不辞就好了。”

先生双手抱住了膝盖，默默地摇晃着腿。

“哦，这话也有点难说。”等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这样说。“我的所以不想再当教员，实在也是因为兼子去做了娼妓，幸子又出来做了女工哩。兼子我自己虽然没有直接教到过，可是我知道，象她这样心地善良的人是不多的，说起来，她真是象偶然堕入尘世的一颗明珠一样。象这样的人都不准被卖作娼妓，那我们这些人还在学校里道德啦，贞操啦，空喊着有什么意思呢？至于说对我自己教过的幸子，我是抱着多大的指望呀！既然你有着这样的天分，我觉得我们的义务就是应该使它尽量地得到发展，因此我就想在做得到的范围里来帮助你。可是你却突然到纒丝厂来了。在这种纒丝厂里，是不会把一个人教好的。这么说来，我们在学校里教书，到底

是为的什么呢，倒反而叫人弄不明白了。这样，我才感到做教师实在没有意义了。”他苦笑了一声，又接下去说，“唉，什么时候还是回乡去，呆在母亲身边做农民罢！”

这以后我在先生那里大概又呆了一个钟点。我也听到先生说起他的月薪是二十五圆。在学校里，他每月可以拿七十五圆哩。我想，象先生这样奇怪的人，恐怕另外再也找不到了。

一四

对于有人为姊姊贖身的事，我要不要告诉先生呢，我起先还有些犹豫不决。我老担心着，这会不会使先生在心底里失望呢？但最后还是觉得不应该不让他知道。对于这样好的先生，我总觉得任何小事情要瞒着他都是不应该的。

“是吗？这，”一听这话，先生就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的脸说，“哦，这很好。我也在这样想，也许总有一天会这样子的。”他一点儿也没有介意的样子。

“真的吗？据说，对方人很好，那真是再好也没有啦。性情这样好的人，如果被个坏人娶去受苦，那才真是太残忍啦。原来这样，那真太好了，只要能够脱离这种苦海，总是好的。”

他这样说着，也显出了打心底里为姊姊这一次的事情喜欢的样子。我微妙地凝视着先生的脸，心里在想，这件事总算没有被我搞坏。

正巧在这个时候，外面忽然掀起了一阵骚乱的声音，街上尽是人们奔跑喧嚷，公园那边又有人在大声叫喊。怀疑是不是什么地方起了火，我们两人就探首向窗外看去。

“跳水啊，跳水啊！跳到水庫里去啦！”

人們一面在奔跑，一面在这样喊。公园那边人声鼎沸，只見一盞盞燈籠的火光亮成一片。

“去不去看看？”

我同意了先生的話，就跟着他急急出門，向公園的方向走上去。

可是，公園附近黑壓壓的人山人海，很不容易擠進里面去。

“是男的，还是女的？”旁边有人在这样問。

“好象是个女的，是在进水口的地方被人捞起来的，据說是丸瀨的女工哩。”

我不禁感到周身毛骨悚然起来。

“他們說的丸瀨，就是幸子你們的工厂吧？”

“是的，就是的。”

我說話牙齒都咯嗒咯嗒打着战，全身打着哆嗦，怎么样也穩不住了。

“为什么要死呢？”

“真是的，是为什么死的啊？这里面恐怕也还有种种原因哩。”

我也很清楚，女工里面有些人是說有了身孕，大概要休息十几天了吧，但不知道怎么一来，她們又变成了沒有身孕，回厂来做工了。

“先生，繅絲厂真是这样可怕的地方嗎？”

“哦。”

秋虫好象一点儿不知道这大騷动似的，在我們的脚边发

出了清晰悦耳的鳴声。

“那么，先生，我这就回去看看。”

“噢，那么，有空的时候再来玩罢。”

这样，我就和先生分手回去。

半路上碰到迎面而来的警察，他们身上挂的短剑，颤动得发着卡察卡察的声音。

“驗尸啦，驗尸啦！是去驗尸的啊！”

街上的人们这样说着，目送着那些警察过去。

第二天，大家都在传说着这件事情。据说是从木曾来的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肚子里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



第四信

—

姊姊：

两次来信，都早已收到了。我心里虽想立刻给你回信，可是怎么都写不下去，不过这一次却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是因为实在没有勇气来写。要把这些事情来告诉姊姊，我心里真感到害怕得慌哩。

姊姊。我也遭遇到了比死更难受的事了。实际上，那时候我真想死了就算啦。但现在终于又安定了下来，已经完全沉住了气啦！这样我才下定了决心，把一切的事情详细地来告诉你。

首先，姊姊的事怎么会变成这样悲惨的啊。当我看到姊

姊的信时，真是难受得象有人在絞着我的心一样。原来所謂贖身的事，实际上乃是那个男子的計謀。他巧妙地欺騙姊姊，硬使姊姊去借了許多債来替他付賬。同时，被欺騙的人还不止姊姊一个，除了这家窠子以外，其他的人家也受到了欺騙。而且这个男子只是一家批发商店的店員，他終因虧空了店里的款子而被告发了，現在姊姊和另外一个人都被当作証人来調查了，这样可惡的男人，我真恨不得咬他几口。直到心底里都是善良的姊姊，你的样子現在就好象在我眼面前一样。

不过姊姊贖身的事真的吹了的話，我也不禁要感到高兴哩。姊姊，請你不要惱怒，当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为你贖身的时候，我好象有点儿預感似的，心里不知怎么一点儿也不覺得高兴。因为如果这样一来，姊姊就到了一个我們从来也沒有見過的人家里去，变成了遙远的神戶人了，我还禁不住为这事感到悲哀哩！

姊姊。請你千万不要再到別处去了！希望你多多保重身体，等期限一滿就早些回到森山先生家去罢！昨天我还和先生說起这件事，并且把姊姊的事拜托他。先生默默地首肯了。

“可怜啊。这样一个好人。象这样的人是再容易受騙不过的。在那种地方，象你姊姊这样的人，当然是最受苦的。”

等了一会儿，先生大声地叹着气这样說。我不禁快活得流出泪来。象先生这样关心姊姊的人，真是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姊姊，但願你早日平安回来，和先生一起过幸福的日子，这是我現在唯一的願望了。

姊姊，发生了不測的事了哩，森山先生的老太太突然过世

了。那是上月二十五日的事。先生接到电报，虽然立刻动身回去，但已经来不及了，是突然的脑溢血，据说打电报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就凭这一件事我也该早些来告诉姊姊的，我心里虽这么想，但这封信却无论怎样也写不下去。

事情真是象做梦一样，先生的母亲，我们虽然连一面都不曾见过，但对我们来说，她却比其他的亲戚更亲哩。当姊姊和我都还在家里的时候，先生常常会从家里带些什么东西来给我们，说“这是妈妈要我带给你们的。”回想起这种情景，我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寂寞和哀痛。

二

葬仪完毕以后，先生终于在四、五天前又回到这里来了。他那种心灰意懒的样子，真是使人看了就感到难受。先生是一个这样孝顺母亲的人，虽然是怪不得他，可是一直都是那样肥胖的先生，现在却是颧骨耸露，消瘦得完全象是另外一个人了。

“现在再来说这种话，当然已经是太迟了，我想如果学校里的事再慢一点儿辞就好了。我辞去教师的职务，实在使妈妈太失望啦，她这一次的病，一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引起的。”先生回到这里的那天晚上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含着眼泪这样对我说。

“这样突然地去世，实在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早知道要这样，使她在死前不要感到失望的办法是有的，至少也可以在她身旁好好服侍服侍。活着的时候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可是等她去世以后，才知道从此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想到这

些，真是再沒有比這更使人感到凄慘的事了。”

我也在一旁跟着啜泣。

“同時，媽媽一死，我在這世界上也就再沒有其他可做的事了。在她去世之前，我唯一的事情，也就是在想怎樣做才能使她過點幸福的生活。雖然做的事情，總是和這個願望相違背，但實際上我是一直在這樣想的。所以，現在我這個人就好象是一個多餘之身似的，在這世界上已經沒有一點兒我的事了。也只因為還有你們姊妹倆在，所以還終於活着哩！”

他寂寞地苦笑着說了這些話。

在先生回家的期間，我也遭遇了非常不幸的事件。我一時簡直是象發了瘋似的，甚至想還是自殺了罷。把這件事情來告訴姊姊，我真是感到痛苦萬分。姊姊知道了，也不知道將怎樣悲痛哩。還是對姊姊說的好呢，還是不說好呢，我為此而感到猶豫不決；可是終於下定決心，還是說的好，森山先生也認為告訴姊姊的好。這樣，我才終於來寫這封信。

九月初，爸爸寫了封信來。這是他托隔壁和助老伯那裏的陸先生寫的。信上說，無論如何需要十五圓錢來應付中元節時展期的債款和稅款，要我向老爺（他是指的總經理）借款後寄給他。我看了覺得很痛苦，立即就把這話去和工頭商量。可是工頭當面就嚴辭拒絕了。他說：

“這件事是一定辦不到的。前些日子老板不是已經向你們說過了嗎？現在銀行關上了門，無論如何談判不了；所以對不起，請等到過年再說罷，他不是這樣說的嗎？你一個人的這種要求，他是不是會答允呢？我看，還是好好考慮一下罷！”

我雖然早已想到結果大概就是這樣，可是等到真的聽到

他断然拒絕时，却还是臉色变成鉄青，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

在这样一筹莫展的情形之下，我立刻就給爸爸回信，希望他能想些什么办法，先随便从哪里暂时借一下，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一定帶錢回来。我誠悬地請求他，实在对不起，請先照这样办一下罢。我一面哭一面写了这样一封信。

三

等了不久，爸爸的回信来了。他还是說債款和稅款已經無論如何不能再拖，也沒有一个地方可以借到一笔到年底再还的款子，要我原諒他，并說可否还是这里想法借一些給他寄去。父亲那种沒有办法、走投无路的樣子，好象就在我的眼前一样。

正巧就是这封信到达的那一天，森山先生也收到了家里要他回去的电报。如果那时候先生的母亲沒有生病，而先生还在这里的話，那也就决不会发生这一次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来总觉得那种不可思議的命运到处在折磨着我，使我无法擺脫。

我看了爸爸的信，就想到这件事現在除了森山先生那里以外，就再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商量了。即使再到工头那里去一次，也还是一定沒有办法的。倒是先生那里，这一点儿款子，也許还可以設法也不一定。虽然我也感到有些不好向先生开口，可是現在也顧不得这些了。因此就决心去向先生說說看。

吃过晚飯，我就立刻到先生那里去了。

“噢，幸子，你来得正巧，我就要动身回乡下去哩。”

先生說着这些話出来迎接我，我看到他的臉，先就吃了一驚。

“先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哦，我剛才收到一个电报，說母亲在生病，不管怎么样，你先上楼来再說罢。”

屋子里已經完全整理就緒，显然是馬上就要出发的样子，皮包上面还放着一把阳傘。

母病危速返。

先生默默地給我看这样一份电报。我不禁感到自己的呼吸都要停止了似的。

“先生，这事情怎么办呢？”

“哦。我希望到家以前她要活着才好，恐怕靠不住吧，突然来了这样一个电报，情况也不了解！”尽管是先生这样一个人，还安静地沉住气，可是臉色簡直难看透了。

我送先生到了火車站。

“先生，我在这里一心祈禱着，希望老太太的病早些好起来。”我說着眼泪就扑簌扑簌掉下来了。

“噢，謝謝！”

先生只是向我点头說了这么一句，这时候，火車已在慢慢地移动了。

这样，我也就沒有向先生提起关于錢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件事怎么說得出口呢？从火車站回来，一路上我老是想先生的老太太的事情和爸爸等着要錢的事情，这两件事混乱地絞在一起，心里感到沉重、痛苦得要死。

这样一来，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已断绝了。到底怎么办才好呢？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走到了公园的地方。晚上的天气已经很冷，公园里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无意中已经走到了我第一次遇到先生时的水闸进口的桥边，我背靠着栏杆，呆呆地沉思着。

桥下面，深蓝色的河水，跟平常一样静静地流着。忽然我又想起了我们厂里的女工在这里投水自尽的事情。因而我想到，这样的事情如果犯在自己身上，那与其这样痛苦地多想，我也真愿意投身跳下去死了倒还干脆哩。

四

那天晚上我回到厂里，正好赶上已经是九点钟熄灯的时间，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就是那样呆呆地靠在桥栏杆上在沉思中过去的。但这样也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结果是头也痛得象要裂开来一样。

躺在床上，我这一夜就没有合上眼。并枕而卧的同房间的人们，有的大声地打着鼾，有的在咯吱咯吱磨着牙，一个个都睡得烂熟，只有我老是在翻来复去，大声地叹着气。

爸爸怎样地在炉框边坐着，一筹莫展地搭拉着脑袋，脚在嘴里的旱烟管火都熄了也不知道，还是牢牢地用一只手擒住着，他的这种样子清清楚楚地又出现在我的眼前。跟着，我好象又看到了姊姊的样子，还有妈妈的脸。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露着忧虑的神色。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忽然又出现了森山先生的严肃的脸，他平常那种乐观高兴的样子却已完全没有了。我感到自己这种情形，该不是真的疯了吧！

最后天色渐渐亮起来了，这时候我也已有了新的决心。我想，不管它怎么样，再一次地去求求工头看。管他答允不答允，我决定拚命哭着哀求他。除了这一着以外，也实在再沒有别的办法了。

第二天，我紅腫着眼睛，一心在等待着晚上六点鐘放工的时间。实际上这身体好象一点儿也沒有是自己的感觉了。

吃过晚飯，稍为等了一会儿，我就到工头的房間里去。

“什么事？”

工头啣着烟袋刻薄地这样問。我于是又把事情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

“这些話，上次不都已講过了嗎？”他一句話先就把我压住了，根本不来理睬我的事，只狠狠地这样說：“老把同样的事情翻来复去的到这里来罗苏，噫。少說廢話！”

他的这种說法本来是早在预料之中的，可是听到他这样說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的，我的臉上好象感到疼痛地抽着筋，周身战慄着抽抽噎噎哭起来眼泪掉在膝盖上发出了声音。工头的臉色都不禁显出了驚慌的样子，我自己虽想抑制一下，可是怎么样也压不住。就好象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似的，激烈地抽动着肩膀哭泣着。

現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我那时候的心情真有些不可思議。而且那种哭法也真是少見，連眼泪也不想擦，眼睛老是盯住着工头的臉，一面哭，一面又翻来复去地說：

“工头先生，請你帮助帮助我，請你帮助帮助我罢！”

工头的神情也真是有些着慌的样子，有好一会儿就这样茫然地看着我的臉。

等了一会儿，他忽然改变了脸色。我看到这种样子，不禁吃驚起来。这时候的心情，真說不出到底是高兴呢，害怕呢，还是什么？

“哦，既然这么說，呃，好罢，等一等。”

工头用手指滴溜溜地轉动着烟袋，眯着眼睛，在眼梢里眇着我的臉，驀地他又轉臉向外望着。

接着他好象是在盤算着什么似的样子。

五

我抱着沉重的心情，注視着工头的四方的臉，他悠悠然地吸着烟。

“我看哪，那么，管它怎么样，讓我来替你先跟經理說說看。”他终于这样說，一面在嗒嗒嗒敲落烟袋鍋里的灰燼。“不过經理怎么講，那可說不定啊，无论如何，等到明天看罢。”

我不禁大声地哭起来。这真可以說是絕处逢生的事了。我簡直觉得不知道要用什么話来謝謝工头才好，結果是只会一面哇哇的哭着，一面翻来复去地說：

“請你多多帮忙，請你多多帮忙！”

“可是，不要去告訴大家啊！”

听他說完這句話，我也就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了。

“嗨，又被工头說了什么了吧？”同房間的人們看了我的臉，立刻这样問我。并且表示安慰我的样子說：“那家伙，真是個鬼啊。”接着只听得她輕声唱着：

工头是鬼，監工是閻王爺，

但尼尔和黑板檢查啊，是座尖刀山！

第二天，我是怎样地在等待着工头的回音啊。平常一直希望尽量避开的工头，那天我却老是想尽方法要看到他。在中午的休息时间里，工头还是一臉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又以为在三点鐘的休息时间里，他会来喊我的，但結果也沒有来喊。我只覺得心煩意乱，如果这一次又被工头拒絕了的話，我將用什么話去向爸爸交代呢？事实上，做工也完全心不在焉了。我拿着索緒裙^①在发呆，男工把茧桶嘮唧一声放在我旁边，这才忽然把我驚醒过来，連忙又將手伸进煮茧子的鍋子里去。

直到吃过晚飯，大家都已回到房間里去以后，工头还是沒有來說什么話。我突然想起来，該不是他在那里等着我去問他吧。这样我便悄悄地又来到了工头的房間面前。

“噯，噯，今儿晚上有事忙着，明天帶了出勤記錄簿来拿罢，你就这么說罢。”

听到他以那种粗大的声音，在房間里和誰談着什么事情，我怎么样也走不进去了，只好又沒精打彩地回来。

到了七点鐘，八点鐘，始終沒有人來說什么。時間一点儿一点儿过去，好象我身上的肉也跟着被一小块一小块挖掉似的。終于，大家已开始在鋪被窩了。我无論如何忍不住，又悄悄溜出来到了走廊里。

他会不会把我的事情根本忘了吧。再不然，当时的那些話只是随便說說而已？这些念头好象一块沉重无比的大石头似的，重重地压在我心上。我到底是在向什么地方走都不知

① 繅絲时用来檢茧子上的絲头用的綳帚。

道了。

“噢，我正想去找你呐。”

橫里突然有人这么說，不禁把我吓了一跳。这正是工头。我拚命忍住沒有哭出来。

“我去各个房間看一看就来，你在我的房間里等着罢。”

工头說完就轉身向那边去了。

六

我独自一人呆呆地在工头房間里坐着。起先以为他不久就回来的，可是等了好久总不見他回来。終于就这样地到了熄灯的时间。要是在熄灯的时间不在自己房間里，同房間的人們就会对你发生坏印象的，但这也是沒有办法的事了。河对岸的茶室里，傳过来一陣三絃^①的声音，我听着听着，就感到全身打起寒顫来。同时，爸爸的姿态和家里的样子，又象复印照片似的浮現在眼前。

啊！这后来的事情，该怎么写才好呢！我現在想起来，都恨不得要把自己的身体磨成粉碎！

我从工头的房間出来，回到自己房間里的时候，已經是十一点敲过了。手里的确是拿着兩張鈔票，那是十五圓錢，可是我的身体，却已經不是我从自己的房間里出来时候的身体了。

这一晚上，我也是一夜沒有合上眼。躺在冰冷的床上，身体僵硬得象死了的一样，連动都不动。不过，当腦子里愈来愈

① 这是和我国的三絃极相象的一种日本乐器，日本的名稱是“三味錢”。

清楚的时候，眼睛里却一阵一阵地痛起来了。

起先，当我终于又回复到了独自一个人，在床上躺下来，把一切事情重新想一遍的时候，我被一种说不出的悲哀所袭击着，不禁凄然地流下泪来。可是，妙的是，那眼泪立刻又停止了。此后，就只有象烙印似的留下了一种说不出的悔恨和哀怨。

不过，这也罢，那也罢，心里却只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悔恨。这是一种言语文字都无法形容的厌恶的心情，这种哀痛不断地打心底里涌上来。每一想到这里，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的喉管叉住算了。

姊姊。我想你看到这封信，也一定要为我流泪的吧！姊姊一定要想到我实在太可怜了吧！这样，我才能把十五圓錢寄给了爸爸。姊姊为了七百圓的田地押款而卖了身，我却只有十五圓錢就把身子卖掉了。可是想到爸爸在接到这些錢时那种快活的样子，我自己也完全知道，除了这样做以外，也没有其他办法的。因此，心里好象是感到肩膀上轻松了一些，但眼泪却在不断地往下淌。

现在，只有一件事，还使我挂念着放不下心来。这不是别的，就是森山先生。我真是怎么样都没有这个心情再去见森山先生的面了。因此，我对先生的回来，只是感到害怕得慌，要是让先生知道我已不得不变成了这样低贱之身，那真是想起就觉悲痛哩！

先生回去了四、五天之后就写了一张明信片来，这上面只有这样几句：

“母亲已经去世。我回到家里时，她已经死去了。非常凄

涼。再稍为安排一下，就可以回来了。一切到那时再談。”

我曾經到先生那里去了两次，但两次他都还没回来。后来再过了二、三天，我又收到一張明信片，上面只写着：

“后天傍晚回来。”

七

正在这个时候，厂里傳說着一件奇怪的新聞。据說，總經理的太太与老板丸屋先生和厂里的經理之間，都有着微妙的关系。人們一見面就只有談論着这个傳說。

而且，还不單是有关系，据說那位總經理知道了这种情形以后，还对他的太太进行了殘酷的懲处，这件事，听說也是那个女佣人在現場实际看到的。

有一天晚上，那女佣人半夜偶然醒来，似乎听到里屋有噤噤的女人的哭声。起先还辨不清到底是誰，但仔細一听，就認出这原来是太太的声音。于是她就悄悄地走到屋外面，从紙糊拉門的縫隙里偷偷地往里边窺視着。据說那个女佣人一看到里面的情形，吓得險些儿身子都站不住了。

總經理太太全身赤裸着，手和脚都被麻繩捆綁着动弹不得，完全象是一个行李卷儿似的，在床上滾来滾去。總經理拿着一根好大的縫棉被用的針，嘴里說着：

“噲，記住了嗎？”

一面說，一面就用那針在太太的胳膊和大腿上刺着。每刺一針，太太就咬紧着牙齿，身子象条蛇似地扭来扭去的掙扎，嘴里啊啊的痛苦地哀叫着。床上的被單和總經理太太的身上，都已被血染紅了，而且平常看来比較溫和的總經理的

臉，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變成了象鬼一樣地可怕的样子了。

“我什麼時候叫你和丸屋啦、經理啦做出這種事情來的？”
總經理翻來復去說着這樣的話。

這樣，過了一天之後，這位太太忽然不見了。總經理眼睛通紅地在附近找遍之後，接着他自己也立刻搭了火車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據說一定是上東京去找了。可是，過了四、五天之後，總經理太太又和那位被稱為慶應大學的學生的廠長的弟弟，兩個人一塊兒要好地回來了。而且大家臉上都又若无其事地，三個人又是每天打起牌來。總經理太太不時地發出婉轉的笑聲，連我們這邊也可以听得見哩。

正巧在我的心情這樣混亂的時候，又聽到這種的故事，我簡直覺得太不可思議了。這到底是男和女的普通關係呢，還是夫婦的關係？簡直感到弄不清了。

先生回來的那天晚上，我吃過晚飯就到車站上去接他。我簡直感到在這世界上，好象只有先生一個人才能算是真正的人似的。對我來說，除了先生一人以外，已經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一個可以依靠的人了。那種覺得現在看到先生要比死更痛苦的念頭，該是多麼无情的想法啊！當火車氣勢汹汹地進站來的時候，我的身子咯嗒咯嗒地直打着戰。

“嗨！”

先生的样子虽还是和回家去的時候一樣。手里提着那只旧皮箱和那柄陽傘，安靜地走出車廂來，可是他的臉色，不知怎的看來就和一個病人完全一樣。一眼見到他的样子，到現在為止那種怕見到他的心情，象一場夢似的完全消失了，心里却只感到一種不可抑止的想念，我不禁又抽抽噎噎的哭起

来。

“好冷啊，家里那边还只穿夏天的单衣哩……”

先生这样说着，就向着寄宿的旅馆走去。风吹得呼呼作声，好象要把树木都吹枯了似的，这是一个好象要下雨的寒冷的晚上。

八

回到先生的住所以后，我除开说了一些吊唁的话以外，其他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是好容易忍住了没有马上掉下泪来。先生也好像不时想起来似的，只是一点一点地讲些老太太的事情，接着也就默默地不作声了。虽然这样，我心里却真感到，只要我能够这样地呆在先生的身边，其他也就什么都不想了。

“幸子，有什么不舒服吧？”先生突然抬起头来，静静地这样问我。“你的脸色很不好哩！”

我不禁又扑簌扑簌掉下泪来。

“先生。实在是，我……”只说了这样一句，我就激烈地抽噎着，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原本我是决定把一切事情都告诉先生的。可是，不知怎么的，总说不出口来，就只会呆在席子上哭了。

先生也是一声不吱。我真想先生那双有力的手能重重地把我的身子压下去，这样我一定会因忍受不住而放出更大的声音哭的吧！可是，那时候，我这种比死更痛苦的心情才会全部去掉哩！

“嗯，一个人是会遭遇到种种痛苦的事情的。”等了一回

儿，先生终于开口说。“不过，一切还不得不忍受着啊！尤其是象你们这种场合，所有的痛苦实际上都不是自己的错，而是由于外来的原因造成的。所以，一定要明白这都是人家硬来加在你身上的痛苦，不把胆子放得更大一些是不行的。”

先生的话强烈地在我心里响着。该不是，先生借了什么其他的力量，对一切事情都已知道了吧？我真的象有这种感觉似的。

第二天晚上，我又上先生那儿去了。这时候，我就将一切事情毫无遗漏地告诉了他。

“原来也碰到了这样的事情。”

我边哭边说的时候，先生只是默默地听着，最后才大声地叹了一口气这样说。

“说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过去这些时候都能平安地过来，已经不容易啦。因为是你，幸子，过去才算没出事儿。”他反而说着这些话来安慰我。我却更感到辛酸，反而放声大哭起来了。

“听你这么讲，这家缫丝厂真是太坏啦。你不是说去年的工资也完全没有支付吗？到底是不是因为付不出而不付的呢，这可真不知道啦。每年都会换一个人来借这个地方开厂，这事儿倒真也有点儿可疑哩！”

我不觉吃惊地抬起头来，到现在为止，我可真的没有想到这一点。

“哦，这也真叫人弄不清，不过，也有这样的说法：这种缫丝厂的开设是完全得到当局许可的。这些厂里的风气真是一团糟，据说堕胎之类的事，几乎是公然在干的，可是因为厂主

是县議会的議員，和县政府的工业科有着很好的勾結，所以他还能把厂开下去。”

我越听越覺得可怕得受不住，真想能早一些逃出这家工厂才好。

九

“不过，管它怎么样，好在受苦也只有以后三个月的事了，而且，无论如何，既然已經給了你十五圓錢，以后的工資說不定也就会发給你了。不管怎么样，我想这种繅絲厂以后还是不干的好。”

先生又再三地望着我的臉这样說。

“但事情当然得看各种情况再作决定，可能的話，幸子你还是呆在家里的好。要是可能，去当女佣啦什么的，也要比这里强啊。这种地方愈是好人就愈是多吃苦头。我也可以去跟你爸爸說說，到年底回去的时候，好好商量商量罢。”

我自己也真想就这样罢。实际上我在这样想：尽管多么貧困，只要能呆在家里，就是怎么样的劳苦，都要比这里强得多哩。

“最要紧的是，在这个时期里，留神不要把身体搞坏了。不是說那里害肺病和脚气病的人很多嗎？”

事实上，入秋以来，病人就忽然多起来了。其中最多的是肺部有病。尤其是厂里在夏天开始的时候做过夜工，因此而得病的人最多。一到秋天，这些人的病真的証实以后，就被厂方遣返回去了。

本来厂里是有“健康保險金”的，这是按每个人的工資額，

每圓扣取三分錢存儲起來的。不過規則上原定是每月扣取二分，不知道什麼緣故，後來就變成扣取三分了。話是這樣說，而事實上要是人們真的得了病，却絕對不可能獲得診療。等到真的給你診療的時候，那你一定已經是成了不能起床的病人了，這時候，不要說補助費了，連工資也借不到一文，就馬上要把你趕回家去了。

“幸子，還是越后好。而且你們在越后那邊也比較安全啊！”辭別先生出來時，他對我這樣說，我覺得這話真是一点儿也不錯。

“哦，那麼，下次再來玩罷。過於发愁也是不好的。反正，事情既然已經這樣了，那也是沒有辦法啦！”到了樓梯口，先生和我并肩站着的時候，他又對我這樣說：

“想起來也真有些不可思議哩。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變成了大人啦！我在教書的時候，幸子還只這麼高，垂着短髮蹦蹦跳跳的哩！日子真快啊！”先生說着輕輕地把手放在我頭上這樣比划着。我的眼眶里不禁又噙滿了淚花。我好象覺得從先生的手上，有一種真摯溫存的感覺流傳到了我的全身，因此引起了我一種說不出的懷念的心情。

出得門來，外面已經在飄着秋天的陣雨，雨点子打在木板鋪的屋頂上，啪啦啪啦地响着。

姊姊，我這樣把一切都寫下來告訴了你，心里也就覺得輕鬆了。我自己也知道我太軟弱了，可是，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啊。姊姊也一定在為我感到難受吧！同時，也在感到我太可伶了吧！

姊姊。我現在只是由於森山先生的力量在活下去的。同

时,我也在一心地等待着年底的来到。

但愿年底早一天到来,我也可以早一天跳出这可怕的地狱。无论如何,就只这一点儿时间里的苦难了。

姊姊。请你也第一要对自己的身体多加保重。



第五信

姊姊：

你讀到了這封信，將會感到多麼的悲痛啊！同時，它將使你多麼的驚駭啊！我想一定會使你昏倒過去吧！這樣一想，真叫我痛苦得不忍下筆，我好象覺得全身都在戰栗哩。

可是，沒有辦法。我要盡力安定下來，儘可能詳細地寫這封信。

年底的時候我回到了家裏，在家度過了整個的正月。在年底回去之前，又碰到了非常糟糕的事情；應該在年底領到的全年的工資又沒有領到。沒有領到工資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整個繅絲廠的女工都沒有領到。

事实是，好容易盼着的时间快要来到的时候，总經理又把大家召集在飯廳里說：到今天为止，实在已經是想尽方法，但是由于不景气的关系，銀行和橫濱的批发行都关上了門，什么也談不成。事情实在是太說不过去了，祇好还是請大家等到来年春天罢；錢是来年一定会付的，所以也希望和大家約定，明年无論如何仍到这里来工作。总經理就好象要哭出来似的向大家这样說情。結果是現金只拿到十圓，其余的又都发了欠薪証。

大家真是臉都变青了。不管怎么样，誰都在想，年底一定可以拿得到的；而且，百分之百的人，家里都打算好了这笔工資的用途，人們都准备到年底拿这笔錢来解决問題的哩。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大家都哭啦！

“这一次的工錢拿不到，我回去也进不得家里的門啊！”甚至有人这样說着哇哇大哭的。

我真感到有些茫然了。家里的各种开支，从中元节一拖再拖，到現在已經是无論如何不能再拖了，而且，也再也没有任何可以借貸的地方了。如果我不能帶着工資回家，爸爸恐怕除了和媽媽一样的上吊以外，沒有其他的办法了。

那天晚上，我死气沉沉地又到森山先生那里去看他。

“哦，我也想到也許会有这种事情的，事实上一一直在担心着哩。”

先生說他有点儿伤风，所以躺着；可是他立刻又在睡衣外面加了一件棉衣坐了起来。

“說来也实在困难，真是。”他頻頻地咳嗽着这样說。他思索了一下，又这样說：“我这里还有七十几圓錢，你看这是不

是可以暂时应付一下？无论如何，时间已经是快到过年啦，去借罢，也不见得有什么办法。”

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倒并不是为了这个，实在是因为另外再也没有别的可以商量的人了。先生你这样关心我，我……”我再也说不下去，只是呜呜地啜泣着。

“哦，那倒不用这样说的，我看，无论如何，就这么办罢！明天我到邮局去把钱取出来^①，即使还不够数，带回去暂时应付一下再说罢！”

我真象死去了又活过来似的。由于这样，我才算有了回家的可能。

二

“不过，即使到了来年春天，工资是不是会发，恐怕也还是个问题！关于这个纆丝厂，街上的谣言多得很哩！这也不去管它了，我看，这一次回家的时候，还是把明年的事好好商量商量罢。”

先生说完，沉默了一会儿又接下去说：

“所以，事实上，我也在从各方面想着。以我本人来说，也无非是因为幸子在这个地方，才会忽然想起就也到了这里来；所以，我也当然不会有永久在这里呆下去的意思的。因此，我也想在最近回家去算了。不过回去以后，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当然也有些不便的地方。所以，你这一次回去，有一件事

^① 日本的邮局兼办储蓄业务。

是否可以和爸爸商量一下。这是說，如果可能的話，好不好就讓幸子到我家里來住，幫我做些煮飯洗衣服之類的事情。至于說這是到獨身的一個男人家里住，體面上有些顧慮，因而覺得不好的話，那麼也就算了。但如果認為這件事可以的話，那麼，在我這方面，倒是極希望這樣做的。你跟爸爸商量起來看，只要原則上沒有問題，然後可以再談工錢之類的事，不過即使如此，主要的還得先看你自己的意思覺得怎樣。”

我有好一會兒只是呆呆地說不出話來，因為這件事太出乎意外，太使我感激了，倒反而使我覺得這也許不會是真的似的。

“我……唉……如果真的能夠這樣，我真不知道該怎樣快活哩。”我這樣說着，不禁眼眶里又噙滿了眼淚。

“真的嗎？那麼，你回家以後，好好和爸爸談一下罷。只要一決定，我們就可以立刻這樣做了。嗯，如果這樣的話，也真是我的幸福哩。”先生寂寞地笑着這樣說。

第二天，我從先生那里拿到了那筆借款。這樣，再隔了一天的早晨，我就出發回越后了。即使是在火車里，我臉上的神色也顯得十分高興，我相信，這是姊姊都可以想象得出的了。所謂一下子升到天堂里的心情，恐怕也就是指這種心情吧！明年我就可以不必再到這可怕的繅絲廠來了，只要在這樣好的先生的家里勤勞地工作着，就可以等待着姊姊健康地回家來了。我真感到這該不是在做夢吧！

回到家裏的時候，爸爸也真是高興個不了。雖然工資沒有拿到，可是終於還是在先生那里借到了這麼些錢，這件事的本身，雖然使人感到有些為難；不過，有了這點兒錢，周轉

上也就沒有問題了。所以，这个年底也总算可以平安地度过了。

接着，我又講起先生要我到他家里去的話，爸爸一听，也樂得跳起来。

“喔，原来先生也在你們那里啊！”

爸爸做夢也沒有想到先生也到信州来了，所以他先就驚訝地两个眼珠子滴溜溜直打轉。

“哦，你明白嗎？你明白嗎？先生只有一个人，不用女佣人也沒有关系，他只是看到你在繅絲厂里太苦了，所以在可怜你哩！这恩典太重啦。真是，我看先生真象一尊菩薩哩！”

爸爸說着，也扑簌扑簌掉下泪来。

在信州，这时候的雪还是一下就化，可是到越后一看，从洒桶那里直到台阶边，都已积滿了雪啦。

三

回到家里以后的一个月，难道还不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嗎？我现在回想起来，象那时候那样高兴的心情，一生中也就只有那一回了。

啊！不过，事实上还有唯一的一件可怕的事情。即使是在心情欢欣雀跃的时候，却还是有这么一件好象完全要把我从快樂中拉回来似的、可怕得忍受不住的事情。我拚命地想把这一件令人厭惡的事从我身上摔掉，可是，沒有办法，无论怎么样还是摔它不掉。不知怎么一来，这已变成了随时会使我渾身打战的可怕的心情了。

在前些日子里，我做了一个夢；回想起来，这夢也真有些

奇怪。我夢見我在家里，突然之間看到大家都開始驚擾起來，一面急急忙忙地去收拾晒在天井里的東西，一面关上木板窗，他們的样子完全象是被什麼東西威吓着似的。這時候姊姊還在家里，媽媽也在，爸爸也在，甚至已故世的奶奶也在。奶奶抱住了紡車吓得几乎要哭出來的样子。可是，我却完全不明白人們為什麼要這樣慌張。于是我就去問媽媽。媽媽只是帶着恐慌的神情指着東方的天空給我看，一面她又立刻慌慌張張的出去收拾那邊的東西了。我向媽媽指點給我的東方的天空望着，但还是看不明白。我只見靠近大野山山頂那邊的天空里，有着一小塊黑雲，此外就什麼也沒有了。怎麼這樣小小的一塊雲，就會叫人這樣駭怕，我只覺得太不可思議了。可是看着大家這樣害怕的样子，我心里也忍不住跟着害怕起來，于是，我就釘住了那一小塊黑雲望着。這樣，只見那塊雲迅速地越變越大，眼看它包住了大野山，又以驚人之勢繼續不斷地擴展開去，直至遮住了整個天空。霎時間，天崩地裂般打起了可怕的雷聲，同時腳下的土地也搖晃得好象連腳都站不穩了。大家都轉來轉去哭起來。啊，世界的末日現在果真來到啦，想到這裡，我不禁說不出的恐懼起來，正在這時候，我的夢就醒了。

這個夢奇妙地一直纏住了我的心，怎麼樣也沒法把它忘掉。和這同時，另外一件象夢里那一小塊烏雲似的、令人不舒服的東西，也吸住在我的身體里，而且還在不斷地擴大着。

這時候，我又深深地想起奶奶的样子來。她老是在馬廄面前向着太陽的地方鋪着一張席子，坐在那裡搖着紡車，使它發着呼呼的聲音。我和姊姊就坐在奶奶的腳邊，看着那綫團

越变越大，越变越圆，两个人都乐个不了，我们全神贯注地看着，嘴里还学着那纺车转动的声音，不断“呼、呼”地喊着。

我想到奶奶的样子，就感到怀念得忍受不住。我真觉得，如果象这样地自己的衣服都由自己来纺织的话，那么我们就用不着那种可怕的缫丝厂之类的东西，因此也就不会有到那遥远而陌生的信州的深山里去做工的事了。如果这样，那么这种可怕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了。

四

正月中旬，森山先生寄了封信来。信里说，那家工厂的经营者好象已经换过了，所以他认为我即使再去，大概也没有什么指望了。

因此，我和爸爸也仔细商量了一下，可是总觉得，眼睁睁看着到目前为止的工资就这样抛弃掉，到底还是有些不甘心；而且，这件事如果不是亲自去看一下也是弄不清楚的。结果还是决定了要去一下，这样，在正月底的时候，我又动身到信州来了。

当时我这样离开故乡出发的时候，我怀着怎样一种恐惧的心情，那是谁也不会了解的。在我来说，信州已经不是过去的信州了，这是一个比任何地方都更可怕的地狱。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在想怎样才能早一天从这地狱里跳出来。

姊姊，请你听着罢！我真是做了一件极可怕的事情。啊！我在这样写着的时候，感到恨不得将自己的身体一块块撕成粉碎！这是去年十二月里的事。在去年十二月里，我打掉了—一个孩子！

姊姊，請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殘酷的人罷！姊姊如果要這樣想的話，那我真是比死還要難過哩！說真話，我除了這樣做以外，實在沒有其他的辦法啊！

讓我把什麼事情都告訴你罷！從去年九月底到十月這一段時期里，我被工頭叫到他屋子裡去了三次。每一次都是在人家睡靜了以後的事。我自己也知道這是不好的，可是，我怎麼也沒有辦法逃避。這也並不只是我一個人，是在繅絲廠里做的女工，沒有一個可以逃避得了這種事情的。因為如果要逃避，那麼在這家繅絲廠里也就呆不下去了。我每一次真是咬緊了牙齒，悔恨交加，流着淚到工頭屋子裡去的。

那時候，我心里却在埋怨着森山先生，啊！要我把這些話都來說給姊姊聽，那真使我感到難過！比死還要難過得多哩！可是，到了今天，隱瞞還有什麼用呢？我決心把什麼事情都告訴你。不過，啊！我一面在寫，一面却真覺得要發瘋啦！

姊姊，我是在愛戀着森山先生。這是打什麼時候開始的，那我自己也不知道了。在不知不覺之間，我竟愛戀起先生來了。我自己也很明白，這樣的事是對不起姊姊的，我甚至為了怒惱自己，不知道哭過多少次。可是，無論怎樣都還是沒有辦法。姊姊，請你原諒我罷！我雖然在想這樣的事情實在太不好了，非把它立刻忘了不可，但是，無論怎麼樣掙扎着想擺脫，而先生的影子却始終不能在我心里消失。

我相信先生也並不是討厭我的。啊，寫出這種話來，姊姊，請你不要怒惱啊，請你原諒我罷！我哭得象要死去一樣地在寫着哩！

可是，還是寫出來的好，把一切都說出來的好！我相信，

先生不但沒有討厭我，而且也在愛戀着我的。那麼，那時候，他為什麼不就来救助我呢？我真是因此要埋怨先生了，甚至还反而忍不住感到恨起先生来了。

五

無論如何，先生一定是知道的。因為，第一次向工頭借十五圓錢時候的事情，我是向先生說明了的。後來的事情，却並沒有，也不可能一件一件都告訴他，不過我想先生一定也多少知道一些的吧。我清楚地知道，先生在每一次和我會面的時候，就對我的一切完全觀察出來了，因此我不知道想了多少怪念頭。

先生既然這樣知道得詳詳細細，那麼為什麼不就来拯救我呢？想到這裡，我真的感到有些惱恨了。明知道我被那個象魔鬼一樣的工頭欺負着，同時也明知道我对先生有着怎樣的心情，那麼為什麼就这样袖手旁觀呢？想到這一點，我既感到說不出地怨恨先生，又感到一種忍受不住的不可思議的心情。

姊姊。我把一切事情毫無隱瞞地告訴你，請你不要惱恨我啊！我一方面覺得对不起姊姊，一方面却是在等待着先生有一天會伸出手來對我說：

“幸子！辛苦啊！真太可憐了，唉，你過來，到我這裡來罷。”

這時候，我就一定會放聲哭起來，並拚命地抓住了那隻手的。真的，只要有這麼一刻的時候，我就這樣死了也是情願的。我想先生既然對這一點知道得很清楚，那麼為什麼要裝作一臉不知道的樣子呢？而且只是輕輕地將手撫摸着我的頭

頂說：

“怎么，不知不覺之間，就長得这么大了啊！”

我真的忍不住變得恨起先生來了。

可是，這是我錯了，到現在我才明白過來。先生是打心底里關心着我的事情的。當那一次他問我到他家里去住好嗎的時候，我才開始完全明白了先生真正的心思。我感到惶恐，同時對自己的心情的淺薄感到羞恥，因而好象自己的身體都在戰栗似的。

不過，這已是後來的的事了，那時候我卻沒有了解先生的真正的心思。

總而言之，在這種情形之下來到了十月的末尾。打那時候開始，我的身體漸漸地感到有些不舒服了，到十一月里，體力的支持不住已經是很明顯了。稍為動一下，就要感到頭眩，而且還不知道嘔吐了多少次。同時，奇怪的是只要一聞到鹹菜的味道，胸口就立刻難過得要想嘔吐，對我這樣一個比誰都還要愛吃鹹菜的人來說，這就更顯得不可思議了。尤其在這工廠里，一天三頓飯，幾乎頓頓的菜都是鹹菜，那可真有點兒麻煩了。

“喂，是不來了嗎？”

有一天，工頭把我叫過去，他向四圍看了看，忽然輕聲地對我這樣說，我不禁臉色都變得鐵青了。

唉，多麼愚蠢啊！到這時為止，我竟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是有身孕的事哩。月經不來已經有兩個月啦！可是，正因為我一向就有月經不調的疾病，所以也就沒有把它當回事兒看。現在被工頭這麼一說，我不禁也突然地被他提醒了，而

且，由于过分的恐懼心理，一下子竟全身哆嗦起来。

六

我是怎么样从工头那里回来的，簡直是完全不知道了，我几乎觉得自己全身都没有一点儿生气了。

姊姊。我之所以感到这样地恐懼，其原因决不單是因为有了身孕这一件事。当然，到现在为止，我連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了身孕，这一件事是不知道有多么可怕。但同时，当我开始知道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还有一个小人活着的时候，我的眼前几乎都变成漆黑了。对于这个孩子该怎么处理啦，体面的問題啦，單是想到这些問題，就好象感到自身全部都冻僵了似的。可是，如果只是这一些事情，那到也許还有些办法可想。不过，一定要我把这一个我所厭惡不堪的工头的孩子生下来，就这一件事却使我难于忍受。我真是不知道多么憎惡那个工头，这是誰也不会理解的。我似乎感到即使把他杀死了或是什么的，也还不能排除我心头之恨哩！这实在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只要我这个人生存一天，我对他的这种怨恨也就一天不会消除的。这个仇人的儿子现在竟孕育在我的肚子里，这該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对我自己的这个身体，我心里都想吐它几口唾沫哩！实际上，我好象感到在这世界上，随便哪里再也找不到象这样骯髒的身体了。

突然，我又想起了以前那个有了孕的女人投身在水庫里自杀的事情。我尋思了很久很久。可是，最后觉得死还是不行的。我觉得即使死了，还是不能使我这个身体洁淨的。

这天晚上，我又到森山先生那里去了。可是，啊，那时候我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去看他的，这恐怕姊姊也能想象得出来的吧！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森山先生以外，我再也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了。在这样迫切而濒于毁灭的当口，除了依靠先生的帮助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姊姊即使没有了先生，也许什么时候还可能有其他的人出来帮助她。我却除了先生以外，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可以帮助我的人。”

姊姊，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是多么地痛苦啊！多么地感到对姊姊说不过去啊！真的，这是比死还要痛苦万倍哩！半途经过千曲川的吊桥时，我把身子靠在栏杆上，幸亏这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走过，我就噎住了气哭起来啦！

我当然也很知道，这只是我的自私的想法；但是，除了这样想以外，也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啊！

桥下面，雪白而急激的流水撞击着岩石，水鸪儿不时在这上面飞掠而过，吱吱喳喳地叫着。我这时候在想，这世界如果就停止在这一刹那多好啊！最后，我还是擦干了眼泪，向先生那里走去，但是脚上却好象有沉重的锁链牵住着似的感觉。

先生看到我的脸，先是奇怪地显出了吃惊的神色，但立刻又恢复了他平时那种温静的笑容，下半个身子还是窝着脚爐^①，对我说：

① 原文是“炬燵”，就是一只火鉢，上面加一个木制的棚架，放在草褥上，外面用棉被盖着，人们就将脚伸在棉被里取暖。

“啊，伸进来烤一下罢。不冷嗎？”

一陣好久沒有聞到过的脚爐的气息冲进我的鼻子来。

七

“嗯，从昨儿起他們才給我生上了脚爐。噢，打那一边伸进来罢。这样一来，不是就好象有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的感觉嗎？”

不用說，在工厂里是沒有脚爐一类的东西的，好久都沒有象这样舒舒服服地伸着腿烤一下火了，我真的也有些怀念哩。可是，因为太靠近了先生，而且他这样地注視着我的臉，真使我痛苦难忍。

“臉色太坏啦，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先生看着我的臉，慢慢地这样說。

“是的，”我只这样应了一声，此外就什么話都講不出来了。只要一开口，立刻就会哭起来的，还是这样低下了头，才算忍住了沒哭出声来。

“事实上，我剛才正在想起你姊姊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你却也来了，这倒使我有点儿吃驚哩！”

先生一面用手指在脚爐的木盖上比划着写什么字似的，一面这样說。

“到底是姊妹，也难怪实际上会这样相象，从头髮边到眉毛那里，真是完全一样。再加你近来稍为消瘦了些，因此更和你姊姊一模一样啦！”

我忍不住嚙嚙地哭起来。在到这里来之前，我已經对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先生或是什么人——都感到憎惡了。不

可思議的是，在一見到先生的面之後，這種心情也就一下子被吹得無影無蹤，一勁地只感到悲痛個不了。

“也說不出是什麼道理，一想到姊姊的事，就在眼前看到了她那種在家里洗衣服，或是在地里除草時候的樣子。”隔了一會兒，先生又開口慢聲慢氣地說下去。“可是那種臉上擦着白粉，穿着時髦的衣服坐在男人旁邊的樣子，卻是怎麼樣也無法想象得出來。儘管怎樣拚命地去想象，也還是想象不出的，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先生說完這些話，寂寞地笑了笑，這以後，他就什麼話都不說了。我也默默地只是看着他的手指在腳爐的木板蓋上比划着寫什麼東西。忽然之間，外面木板的屋頂上，傳來了拍啦拍啦的聲音。

“啊呀！這不是冰雹嗎？”先生突然抬頭向上看着。

“嗯，象是的。”

“該冷啦！今天看到八岳山，峯頂已經蓋上了白雪啦！”

說完，大家又沉默了一會兒。外面的冰雹，象在鍋里煎着的豆似的，不斷地响着。

“所以啊，我現在忽然想起這樣的事情。”

先生突然含笑看着我的臉說。“什麼時候幸子說過要我把姊姊娶回家。這在我來說，當然是再好也沒有的事了，可是在這方面，我却忽然又想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先生說到這里，閉口略為頓了一下，但立刻又接下去說：

“這是說，對啦，前些時候，不是有個什麼人要為姊姊贖身的話嗎？唉，那一回雖然結果是吹了，可是這種事情，今後恐怕也還會有哩。而且以後說不定給人真的贖身出去，這也是

沒有人限制得了的事。”

八

“这样的事情，先生，今后一定不会再有了。”

我这样说着，心里却是象被刀割一样的悲痛。从今以后，姊姊被人贖身之类的事也不会再有了。姊姊一定是等到卖身的年限一满，回到先生家里去的，不然的话，刚才我也不会这样悲痛得要死了。

“哦，也许是不会再有了。可是，也许再会有也说不定哩！”先生笑着这样说。“不过，这到底怎样是好，怎样是幸福，谁也说不定哩！”

突然地，我感到恐懼似的，抽噎着哭起来，我一面抽噎，一面断断续续地说：

“到那时候，这个……先生会让我来代替姊姊的吧？”

啊，现在想起来，当时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啊。我每一想到这里，我真想立刻把自己毁灭了算啦。

可是，那时候，我还想笑哩。我是准备当笑话那样笑着说的，可是，怎么样也笑不出来。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想笑的那两块面颊的地方痉挛着感到痛哩。因此，恐懼地只会抽抽噎噎的哭了。眼泪扑簌扑簌地掉在盖在脚炉上面的棉被上。

先生不禁也显出了吃驚的神情，但他立刻又眯着眼笑起来了。

“嗯，我一定把你接过来的。那时候，我一定很高兴地让幸子来代替姊姊，把幸子娶回去作我的新娘！”

我就在那里伏倒了身子大声地哭起来。这种感觉真是比

死还要痛苦多少倍哩。我真恨不得把自己的身子当场就搞个粉碎。

“可是，我现在却在想着这样的事情。这是说，你姊姊被一个男人贖身出去以后的事情：那时候，如果发生这样的事，那就怎么办呢？那时候，你姊姊也许过着很幸福的日子，而且还生了孩子。可是，也许那个男人忽然过世了，你姊姊因此又变成了不幸的人，她抱着个孩子弄得走投无路，到那时，结果还是由我把你姊姊连那孩子一起领回来。这样一来，我爱怜那个小孩，也许比爱怜你姊姊更厉害得多哩。”

我不禁吃驚地抬起头来，再三地端詳着先生的臉，我暗忖先生该不是已经完全知道了，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吧？我感到好象全身都变得麻木了似的。

外面的冰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停止了，不断地有水鷄儿的啼声传来。

一到十一月的中旬，我的身体突然地也好起来了。嘔吐的情形也完全没有了，胃口也好象反而比过去好起来。忽然间我觉得也许不是有孕吧。如果这样的话，那该多么快活，心情多么地舒暢啊！但是，肚子里总还是有一种跟平时不同的感觉，因此也总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憂虑。

九

有一天晚上，我又被叫到工头的屋子里去了。

“哼，到底是不是，还不知道哩。”工头愁眉苦臉地这样说，“那么，不管怎么样，明儿晚上到竹村那里去一次罢。竹村你不知道嗎？你听着，打这儿出去一直往上走，在洗衣鋪的旁

边弯进那条走向河边去的小路，就是接生婆竹村的地方了。我会先去给她讲明白的，明儿你就去看看罢。”

我真不愿意去检查。我感到一种微妙的恐懼的心理。即使万一真的有了孩子，我觉得也是不要去听她这样說穿了来得更好哩。第二天晚上，当我拉开竹村接生婆的紙糊屏門的时候，只觉得一阵寒氣浸透了我的背脊骨。

这个接生婆有五十来歲，身子矮小得象个孩子，長着一头卷曲的毛髮，是个特別善于敷衍应酬的人。

“不錯，不錯。篠崎先生剛才就有过電話来了，他自己說不定也已經在来了吧。那么，快点儿就檢查罢，請你先把腰帶解了。嗯，篠崎先生这个人真好啊。这样好心腸的工头压根儿就少見，你們各位才真的是运气好哩！”

我不禁吃驚地張大了眼睛看着她。对这样一个魔鬼似的工头的称贊的話，今天倒是第一次听見哩。可是那接生婆却还是笑容滿面地呵罗呵罗解开那具卷着的听診器来。

正巧在大体上檢查完毕的时候，听到外边的紙糊屏門咯吱一下子好象是被人打开了似的聲音。

“一定是篠崎先生吧！好啦，就这样好了。請你稍等一下，我馬上就来。”

接生婆說完就急忙回到里屋去了，等了好久也不見她出来。我系好腰帶，就在火鉢旁边等着她，心里却感到說不出的懊惱。我現在是什么都随它去了，只是恨不得能快些走出这討厭的屋子。

突然，中間的紙門被拉开了，我看到工头就在那边，他臉上显露着为难的神色，默默地来到了火鉢边，靜悄悄地拿出了

他的烟袋儿。一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一定是有什么麻烦的事儿了，我不禁全身哆嗦起来。

“哦，的确是哩。”

工头拍搭拍搭敲着烟袋锅，用眼角瞟着我的脸说：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禁感到眼前变成了一片漆黑。到现在为止，我唯一的指望也就是但愿也许不是这一件事。现在被他这样一说明，我真好象是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似的，反而变得眼泪也没有了，只是茫茫然凝视着工头的脸，霎时间，这个脸忽然变得愈来愈远，愈来愈小了。

“怎么啦！怎么啦！混蛋的家伙，你瞧，这么沉不住气。”

我只觉得肩膀那里被人扭了一把，这样才总算清醒了过来。

“好啦，好啦！请等一下罢，我马上给你拿提神的药来。

你是受了惊吓了吧？也怪不得啊，到底还年轻哩！”

接生婆拿了一小杯东西来，要我喝了。我喝下去以后，才知道这原来是葡萄酒。

一〇

“哦，不要紧啦，不怕啦！”

工头看着接生婆不时地向他表示的眼色，他一面放下了心这样说，接着再回过头来向我说：

“既然这样，你又这么年轻，也不是生孩子的时候，就乘现在把它解决了罢。只要拜托一下这位竹村先生，也就没有问题啦！在这里住五天或是一星期就行了吧？”

“嗯嗯嗯。行啦，行啦，好在是第一胎，沒有問題。”

“那么，好啦。就这样办好嗎？这样一来誰也不会知道，結果便宜的还是你自己。費用由我这方面来筹措，你一个錢也不用花。只要在厂里請五天假，住到这里来就行啦！”

“真是，这样好心眼儿的工头再要到哪里去找啊！你才真是运气哩！”

他們到底是在說些什么，我感到完全不明白了，我只是茫茫然来回地看着他們两个的臉。

“哦，那么，你就先回去罢。要你到这里来的日子，我会再来通知你的。”

工头和接生婆面对面看着，相对地笑了一下。

在回来的路上，以至回到屋子里躺在被窩里的时候，我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始終还是弄不清楚。只是說要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打掉，这一点是知道了，但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这却無論如何不象自己的事情那样能弄得清楚。事实上，我好象感到这只是与我毫无关系的別人的事，或者只是在夢中遇到的事罢了。可是管它怎么样，只是在自己的肚子里的确已經有了一个孩子，只是这一件事，就好象是一块淺黑色的幕似的垂在我的眼前，使我感到有一种說不出的冰冷的感覺。

打第二天起，我就老是在惦念着这一件事情。可是，始終还是模模糊糊地，那种感覺可真也有点儿微妙。

打胎不是一件好事情，当然，这一点是想到了的。不但如此，实际上当我每一次看到工厂里有人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也老是想着，这些人怎么做得出这样可怕的事来啊。可是，事情今天真的犯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倒好象一点儿也沒有感到

这是坏事儿似的。对这一点，我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第一，我一点儿也不想生孩子，尤其是那个可恶的工头的孩子，我是死也不愿意生下来的。

“我对那小孩也许倒觉得更爱怜哩！”

我突然地想起了森山先生说的这一句话，它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身上的什么地方被人扭了一把似的，这样，也更使我坚决地感到，不能把孩子生下来。

我搬到产婆家里去住是在十二月五日。在工厂方面，只是说因为乡下有事情，请假回去一个星期左右就回来的。

我住进去的那天就施行了手术，手术倒一点儿不感到痛苦，我真没有想到这样简单就完了哩。听说打下来的是个女孩子，不过我也始终没有看见。



第二天稍为有些发热，但是，过了三天以后，热度也就退清了。

在第六天上，我又从接生婆家里出来，回到了工厂里。可是，那时候打腰以下的半截身子还是一点儿气力没有，而且，头里好象是空了似的，轻飘飘的，走路也感到摇摇晃晃。照着镜子一看，脸色完全是苍白的。我虽然心里在想这样也能做工吗，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到今天才完全明白。过去工厂里就有过这种事情的，不过那是别的屋子里的人；她也是请假到什么地方去住了一个星期，回来的时候也是脸色变得铁青，好象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不知道谁说了一声：

“那个人把孩子打掉啦！”

这句话立刻就在人们中间传开了。这样一来，她在回来后的第三天，就突然发起高烧来，再过了两天，她就死了。她的母亲虽然从家里赶来了，但这时候她已经人事不省了。

我一面做着工，一面不禁想起了那个人的事。忽然感到我不要万一也跟那个人一样吧！縲絲的櫃子旋轉的声音和过去完全两样了似的，奇怪的是仿佛我的整个身子也在跟着一块儿响一般。水里的冷气从手指尖上傳到全身，使整个身子都在打着寒噤。

可是，我对于死已经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怕了。相反地，我倒感到还是早些死了的来得安逸得多。活着实在太没有意思了。

但是，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我却并没有发烧，反而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了，不知怎么的，到午饭或晚饭的时候，就又象过去一样有些等不及的感觉了。身体的渐渐复原，自己也很感觉得出了。

有一天晚上，我终于又上森山先生那里去了。

“好久没有来啦！”

先生还是和过去一样，和顺地笑着这样说。

“房东老太太比我更担心哩。‘那个姑娘好久没有来啦，不是生病了吧！’她每天在这样说哩！”

我怎么会这样安心地到这里来的，这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了。在这种事情以后来会见先生，应该是心里会害怕得不得了。可是，我一点儿也没有这样的感觉，看见了先生反而感到比过去更高兴似的，这种感觉真是有些奇怪了。

可是，现在听先生这样一說，我先就打了一个冷战。自己

做了坏事啦，这种念头真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涌上了心头，我不禁感到这种情景的难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撵不开的感觉。

“前些日子她问起我那个姑娘是什么人，我就说这是在乡下认识的一个温顺善良的孩子，她听了就说，‘那么这种人还是早些离开那家纰丝厂的好，那是一家很坏的纰丝厂，工钱拿不拿得到是不知道的，你这样对她说，无论如何趁早不要干罢，’她再三再四对我这样说。据说关于这家纰丝厂的谣言多得很哩，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工厂的租费高得莫名其妙，按理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有人要租了，但结果还是有人来租，那还不是因为租的人和屋主之间早已有了勾结，一开始就准备把女工们的工钱赖掉的吗？”

— 二 —

说到这里，我们两个都沉默了好一会儿。

“最近我和这位老太太的关系搞得很好，她什么事都来找我商量。”

先生终于又笑着这样说。

“起初，老太太是因为不会算帐，才来找我帮忙，后来，渐渐地不单是算帐了，连记帐以及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找我来做了。这位老太太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其他的亲人，孤零零地就只有她一个人。据说她原来是有一个儿子的，后来在日俄战争中死掉了。如果是战死了的话，那倒也许还可以得到一枚勋章啦什么的，可是他却是因为生病被送回家以后死的，所以什么也捞不到。加上她又欠了人家的债，什么人也不肯帮她

的忙。我听了这种种事情后，觉得她太可怜了，所以看到她有困难的时候，就帮她一手。我想如果现在我不在这里的话，老太太不知道要添多少困难哩。因此，我前些天也在这样想，我干脆就做了老太太的干儿子怎么样，事实上这也很好哩！”

先生说完，还是沉静地苦笑着。

姊姊。就这样，我把自己的孩子从黑暗中得来，又重新丢进黑暗中去了。啊！可是，那个真的是我自己的孩子吗？不，不。她决没有是我的孩子的道理，我没有生什么孩子，我根本没有一次做过生孩子的事情。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起了猫或狗生下了小猫小狗的时候，它们舐着孩子的那种满足喜悦的样子。可是，我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却一点也不起爱怜之心，简直看都不想看一眼。那么，连猫狗都有爱子之心，而作为人类的我，为什么会不爱我自己的孩子呢？我真是自己也百思不解了。到底，那个不是我的孩子，所以才这样地引不起我的爱怜，最后我也只好这样想了。

可是，这样地把孩子丢掉在黑暗里以后的我，却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了。我自己也知道，我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虽然是这样一个毫不可爱的，连一眼也没有看见过的孩子，可是它的影子却无论怎样都不能在我眼前消失。越是闭上眼睛，它的影子也越清楚。一个小小的，赤裸裸的孩子的影子飘浮在空中，而且它的全身漆黑，是一个烧焦了的孩子的样子。这个孩子的影子随便怎么样也不能在我眼前消失，而且它还老是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可怕，和一种无法以言语形容的讨厌的样子，这种感觉仿佛在我心底里生了根似的去也去不

掉。在朝日山旁边飘浮着的一块小小的黑云，事实上也就是这个孩子的影子。

当火车駛抵信州境内，渐渐地接近那个纜絲厂的时候，这个黑影好象也愈来愈清楚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懼从我心底里直往上涌。可是，当火车渐渐地駛近終点，那看慣了的八岳山的姿态和千曲川的雪白的流水又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心里不禁同时浮起了一种說不出的害怕和奇怪的怀念之情。当然，这是因为森山先生就在那里的緣故。

在火车里，有很多穿得奇奇怪怪的年輕学生，从他們的談話和样子上看，我才弄明白这些人原来都是到松原湖去溜冰的。

一三

出了車站，走过千曲川上面高高的吊桥，我不禁想起了去年經過这里而初到此地时候的情景。盖着白雪聳立在那里的八岳山，对面山上的电綫杆子；千曲川还是冲破了冰块嘩啦嘩啦地发出激烈的水声；在水里面，还是和去年完全一样，有許多木材順流而下，冲在岩石上发出砰碰砰碰的声音。开始上灯时分的大街上，到处还有木材厂里鋸子轉动的声音傳出来，里面还夾杂着几声不知道是哪家酒館里傳来的三絃的声音。一切都和去年完全一样，只有我这个人，却有了不知多大的变化。我禁不住感到一种說不出的悲份、淒凉，一时只是茫然地站在那里，向四周望着。

“丸瀬”的經營者已經換了人，这已經在森山先生的信里知道了。但是，我在想，換过的只是總經理罢了。哪里知道最

后到工厂里一看，我不禁怔住了。先不说别的，工头就是一个从来也不曾见过的人。这到先叫我着起慌来。好不容易说明了名字，在簿子上核对以后，总算承他指定了房间。来到屋子里一看，这才知道监督也换过了，监工也换过了，经理也换过了。去年的人，工厂里已经一个也没有了。

只有女工们，去年的人大部还在，大家都是一脸投奔无路的样子。

我向人家一问，据说去年这家工厂的经营者一个不剩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因此，到底向谁去催讨工厂欠我们的工资，大家都感到束手无策。

可是，我感到比什么都意外的，却是工头已经换过了。因为这实在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我微妙地倒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不过，就只这一点也算是得救了似的，我倒是打心底里高兴起来。

当天晚上，我赶快先去看森山先生。啊！那时候，我到底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到他那里去的啊？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的先生终于又见到了。在这一个月里面，我真是只有惦念着先生一个人。我之所以回到这个可怕的缫丝厂来，也只是因为先生在这里啊。

“啊哟，回来啦！好，请进来罢。”

先生正烤着脚炉，我看到他的脸，真是有一种怀念得要死的感觉。

他听我把工厂里的情形讲完之后，便说：

“哦，我说吧？据人家说，工厂的主人也是和经营者勾结一气，有计划地来倒掉女工们的工资的。但是，工厂的主人是

县議会的議員，而且最近已經升做副議長了。因此，县政府的工业科对这件事也不願插手。有人說警察也在搜尋过去的經營者，这話誰知道是真是假呢？总而言之，正因为有着这些关系，在这种繅絲厂里多呆一会儿就要多遭受損害的。为了想拿去年的工資而糊里糊塗留恋下去的人，也只会愈陷愈深，最后真不知道会变成怎样的結局哩！无論如何，还是早些回家去的便宜，还有，我的話你給爸爸說了沒有？”

“說啦，爸爸听了很高兴，覺得这是感恩不尽的事。他还說，一定希望照你說的办哩。”我这样說着，一面心里也在想，这样可怕的地方，但願早离开一天好一天。

一四

“是嗎？那就好极啦。那么，还是尽可能及早这样办罢。我只要一找到替代的人，就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辞职不干的。那么，我乘早先去通知所里好了。”

“真是，如果这样的話，我將不知道多么高兴哩！”我說着不禁眼泪都涌上来了。

“哦，这么一来，”

先生說了一句，忽然沉默了一会儿，又接下去說：

“事实上，最近我一直在从各方面想着幸子的事情哩。到我家里去，当然要比呆在这里多少好一些。可是，在幸子來說，如果可能的話，也是想最好还是呆在自己家里而不要到別的地方去的，而在你父亲來說，也不知道多么想你能呆在他自己的身边哩。这样大的年紀，要叫他一个人过活，真是看着也觉得可怜啊。再說，象这里的老太太那样，子女早已死了的，

那倒可以又当別論；而現在有着两个孩子的人，却連一个也不能呆在身边一块生活，这实在也太慘了。因此，我也在想，是不是可以有些什么办法，使他可以不要这样呢？可是，还是一点儿办法也沒有的。我現在才明白，在今天的世界上，象貧窮的农民这样的家族里，想要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过活是不可能的。女儿一定不是去当女工，便是出去做佣人，要不然是卖出去做娼妓，怎么样也不得不东奔西散。过去我在学校里教学生时說：孝順父母，兄弟和睦，我認为这都是当然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是指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时而說的。象現在这样东奔西散的样子，我那种教育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虽然这样，我辞掉了这里的事而到先生家里去，已經完全象从地獄到了天堂里一样了。再說，家也就在近边，有什么的話，要不了一会儿就可以回去的。再要有什么額外的想头，那真是太过分了。”

我不禁感到好象在先生家里生活的样子都已浮現在眼前了，再也沒有必要去看监工啦工头啦的臉色，只要拚命做好燒飯洗衣服等活儿就行了。而且，先生同时还可以教給我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东西。

“那么，先生回去以后准备做什么呢？还是当老师嗎？”

先生听了搖搖頭苦笑着。

“不，不再当什么老师了。哦，慢慢学着做个农民罢。正巧还有着这么点儿地哩。”

他这样說着，臉上奇妙地显出了寂寞的神情，接着又說：

“事实上，我也在想，看情形行的話，把你父亲也接过来，大家住在一起种地过活算了。”

我不禁扑簌扑簌掉下泪来。

“先生，你这样說，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报答你。”

说到这里，我再也說不出其他的话了。我也完全不知道还是欢喜呢，还是悲伤，只觉得心里象被刀割似的痛苦。

一五

那天晚上，我回去的时候是带着怎样幸福的感觉，連自己的心里都弄不清楚了！这該不是在做夢吧！

啊！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能就在那时候完了算啦！再不然，我就在那时候突然死了都好啊！我愈想愈觉得遺憾得不得了。

第二天早晨，正巧在我們將要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两个不認識的男人，由工头和經理陪着来了。他們把我們的名字一个个問过以后，就把我們屋里的一个人，和别的屋子里的一个人，一起帶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們后来才知道那两个男的是刑事警察，大家臉色都变青了。在午飯后的休息時間里，整个厂里都在議論着这件事情。据說是在上面那边的山上掘出了一具嬰孩的尸体，所以接生婆也被抓去啦。我听到这些话时，几乎當場就要昏倒过去。关于我自己生下来的那个孩子是被怎样处理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由接生婆和工头两个人自由处置的，他們也故意不讓我知道。現在一听到这样說，我就想到这个被掘出来的尸体一定就是我的孩子，因此我几乎連呼吸都停止了。可是，再仔細一听，被抓去的接生婆却并不是替我打胎的那个人，而是另外一个沒有听說过的接生婆；听到这里，我才象重新活过来似的，不禁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这也只是一瞬間的輕松，直到現在，我还好象随时

都要被抓去似的，实在感到坐立不安。只要听到門口格吱一声开門的声音，我就立刻会吓得跳起来，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好久都安静不下来。工厂里受了这样一次驚吓，連高声談話的人都一个也没有了。

我們的房間里人沒有住滿，現在也不过六个人，从去年繼續下来的只有四个，一个被抓去以后，剩下来的只有三个人了。其中的一个說了一声：

“喂，你們，去不去洗澡？”

她說完就帶着两个新来的，一块儿上街洗澡去了，这样，最后只剩下两个人了。我是一点儿出外去的心思也沒有，只管縮在角落里哆嗦。还有一个从諷訪来的八重子，也是臉色变成了铁青。

“可怕啊！可怕啊！这种繅絲厂真可怕啊！”

她不断地这样說着。最后她又来到了我的身边，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好象要把身子貼在我一起似的說：

“姊姊！姊姊！你陪陪我罢！今儿晚上，我害怕得受不住啦！”

我一看，她的眼泪已經扑簌扑簌地掉下来了。

“嗨！嗨！你不要去跟任何人說啊，真的，你不要去跟任何人說啊！”

她哼哼地象接不上气来似的这样說，一面又象怕什么似的回头向門口望着。突然地，她又把嘴湊在我耳边，用低微得勉强听得出的声音这样說：

“事实是，我也生了个孩子哩！而且，也是交給接生婆去不知道怎么处理掉的！”

一六

“你不記得嗎，从前那个黑鬼工头？是他和我生的孩子啊。”

她一面說，一面忍不住眼泪在往下滴。

“唉，姊姊，我不会也被抓去吧？”

她真的全身在哆嗦了。

我簡直整个身子都变麻木了一样，好一会儿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八重子的臉。

后来我一問才知道，原来替八重子打胎的就是和我同一个接生婆。

“如果那个接生婆被傳去的話，我也一定要被抓去的啊。”

八重子这样說着，她的臉上已經完全沒有人色了。我的臉一定也是和她一样吧？

“噢，姊姊！”

我也紧紧地握住了八重子的手，心想把什么都告訴她；可是，只是恐懼地抽噎着，除了这一句以外，什么也說不出来了。不知底細的八重子，被我的眼泪引得又嗚嗚咽咽地哭着。結果两个人只是紧紧地拥抱着，哭得死去活来。

这一晚上，两个人都是一刻也沒有睡着。一种說不出的恐懼不时从心底涌上来，这时候，不禁牙齿都格塔格塔地打着战。真的，再也沒有什么地方可以生存啦。

到了第二天早上，心里却害怕得更厉害；昨天来抓人也正是这个时候哩，想到这里，便又感到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了。我到底是怎样在干活儿的，真連自己也不知道了。一心一意

就只关心着那門口，每次听到开门的声音都要担心地回头去看一看，真可以说我的全部生命都凝固在那門口了。男工推着装了茧蛹桶的車子冲在門上的时候，我不禁又吓得跳起来。

“啊唷，燙啊！”

拿着索緒帶的手碰在框子上，慌忙縮了回来。

“你这个人，唉，是怎么搞的啊！”

旁边的人倒被我吓了一跳，回头来这样問我。这时候我心里还是害怕得在扑通扑通地跳着。

在下午的休息時間里，有一个去年的男工过来，不声不响地交給我一封信。我不禁震驚地看着他的臉，他却若无其事地立刻轉向那边去了。在这样的場所收到人家的信，到現在为止还不曾有过哩。而且，这封信的信封上，除了写着我的名字以外，其他什么都沒有。起初我还以为这也許是森山先生送来的信吧，但信封上的字却又不象是先生的筆迹。

我心里感到說不出的疑慮，便悄悄地撕开了那封信。

因为有重要的事情想和你面談，所以特为来此和你会面，今晚务請到本街的高砂屋来一趟。我在等你。篠崎。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一时之間倒反而搞不清楚了。我把这短短的信一連看了好几遍，最后才明白，这是过去那个工头来的信，这个篠崎現在已經到这里来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不禁高兴得跳起来了。无论如何，現在可以把目前的事情和他商量了，我想既然是这个惡計多端的篠崎做出来的事情，他大概总得想些办法出来吧。

可是，等不了一会儿，我就又感到象那样可恶的篠崎一来，自己竟会这样高兴，我不禁为自己变得这样可怜而感到怨恨起来。

“八重子，今儿晚上，你不上什么地方去吗？”

吃完晚饭的时候，我偷偷地这样问八重子。

“嗯，什么地方也不去。你问这干什么？”八重子倒反而摸不清地看着我的脸。

“这个，我……我也哪儿都不想去哩！”

这样，我就知道了篠崎并没有寄信给八重子，我感到有些奇怪。

到外面一看，从傍晚下起的雪还在呼呼地飘着，虽然新雪沾着木履，路不好走，但我还是步行着去的。这家高砂屋，就在火车站的前面。

“啊哟，果真来啦！”

篠崎轻声柔气地这样说，他穿着一件棉袍，看来是刚洗过澡的样子，脸上容光焕发似的，跟从前比，好象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我实在一直惦念着你，不知你今年是不是也来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仍旧来的，倒使我很高兴。”

他这样说着，脸上嘻嘻地露出了笑容。

“真是，在这家工厂里，大家都被搞惨啦。你们当然也弄得很苦，但我可还要惨。工钱被倒掉，后事还要我来料理，唉，真是说什么也没有用。”

“那么，篠崎先生现在到底在哪里工作啊？”

“我吗？我现在在横滨。在横滨的批发行里工作。嗯，现在的事儿真不知道要好多少哩！那个总经理是逃走了，我这才算是得了救啦。真不懂有什么意思，哈，哈……”

说着又做作地笑起来。

“噢，对啦，我真的有一件事急于要和你商量。我是特地为了这件事而来的。”

他这样说着，突然把声音压低了。

“不是有这样的事吗？为了小孩子的事，不是已经有两三个人挨到了吗？”

“不错，是昨天吧，我们那里有两个人，和别的一部分一个人一起被抓走了，此外，据说接生婆也被抓去啦。”

“是啊，关于这件事，据我从各方面打听得来的消息，事情还不会就这样完结哩。竹村的事情，听说他们也多少知道一点儿啦，所以迟早也要动手的，据说这一次警察有连根拔的意思哩！”

我不禁身子象被冻僵了一样。

“篠崎先生，那么，我们也要被抓去的吗？”

我说着眼泪就扑簌扑簌地往下淌，忍不住激烈地抽噎起来。

“嗯，我看是逃不过的。今天因为是还没有搞到竹村身上，所以还不要紧；将来慢慢地挨到竹村的时候，我不得不担心，一定立刻就会搞到我们身上来的。”

他这样说着，就渐渐地把头靠近我来，放低了声音说：

“所以我想来和你商量啊！无论如何，只要现在不呆在这

里，也就沒有問題啦。就是因为人在这里，他們才能来搞你，如果人不在的話，他們也就无从下手了。不过，回到乡下去也是不行的，他們只要一調查，馬上就会知道的，所以，最好是到除了自己乡下以外的什么地方去暂时躲避一些时候。”

他說到这里就突然閉口不說下去了。

一八

“你不知道，这些事情，实际上只是当时刮这么一陣风罢了。警察总不能永远就干这一件事啊，只要在风头上时不被抓去，以后也就沒有問題了。所以啊，无论如何，象这样賴在这里是不行的。怎么样？我看你还是跟我一块到橫濱去，暂时避一避再說。只要等这风头过去以后，那时候你要回到家里或是随便什么地方去就都沒有关系啦。”

他还是和过去一样，习惯地将烟袋在指头上轉来轉去。

“你不知道，我是想到你可怜，才特为到这里来接你的，懂得么？就这样办罢，除了这样以外也沒有别的办法啊。”

突然之間，我变得究竟什么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了。只感到一种恐懼不堪的感觉象浪潮似的从心底直往上涌，就好象馬上就要发瘋了一样。

“我明天就搭夜車离开这里，你在这以前收拾收拾，懂嗎？我們可以一块儿走。喔，旅費方面你一点儿用不到担心，这些事情我早已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終于稍为清醒了一些。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不去和森山先生商量一下是不行的。先生的影子好象是系住在我身上的一块大岩石什么似的，清楚地就在我的眼面前。

“这么說，讓我回去先想一下，明天再給回音。万一明天晚上来不及的話，我以后也許自己也会来打擾你的。工头先生，請你把你的地址留給我罢。”

“哦。这么样嗎？”

篠崎眨着眼看着我的臉。

“可是，你不懂得哩，还是一块儿走的好。說不定明天他們就会动手哩！你这样拖拖拉拉的，被抓去了可不得了啊。明白嗎？这么一来，我特为来这么一趟也算是白費啦！”

可是，篠崎說什么我也都已听不进去了，胡乱应酬了几句，就慌忙出門走了。

外面的雪不知道已在什么时候完全停了。星星在清澄的夜空里閃閃发亮，我踏着已經积了尺来厚的雪，急急忙忙一直向森山先生的住所奔去。

到現在为止，我还没有向森山先生提过一句那个孩子的事情。好几次都想把一切說穿了，但一到那时候，却又开不出口了。不过我也很知道，先生大体上恐怕早已看出来。所以我准备这一次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給先生說个明白，然后再和他仔細的商量。这样一想，我倒覺得反而輕松起来了。

“啊呀，害你空走一趟，森山先生今天正巧不在家啊。”

房东老太太看着我的臉很抱歉地說：

“他說今天挨他值夜，所以一吃晚飯就出去了。”

我一下子好象身上什么地方骨头被折断了似的難受了。全身的力量都消失了似的完全楞住了。

我重新蹣跚蹣跚地踏着雪回去，同时心里却在想，随它怎么去罢，就是抓去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微妙地这样自暴自

弄起来。

一九

可是，回到工厂里睡到床上以后，我却又开始惶恐起来了。很明显的，无论如何，不立刻想些什么办法是不行的。但是，到底怎么办才好呢，我却一点也没有主意，不过，跟着篠崎走，这个念头我却一点也不想，我感到与其这样，倒不如还是被抓去的好得多哩。

第二天，在上午工作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八重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见了，我不禁感到战栗起来，突然想到该不是被抓去了吧。我偷偷地向旁边的人们打听，可是谁也不知道。我好象呼吸都被塞住了似的，手里是怎么在做着活儿，连自己也不知道了。

这样，到吃过午饭休息的时候，八重子却忽然又回来了。我不禁快活得跳了起来，就象终于得救了似的，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可是，八重子的脸色却和平常不一样。她的脸上一丝血色也没有，只有那一对眼睛却睁得大大的露着恐怖的神情。她什么也看不见似的，只是凝视着前面，好象失神地在寻思着什么的样子。一会儿又好象突然清醒了似的，以怯生生的眼光，慌慌张张地向四周注意着。

“你到底上哪里去了啊？”

我以不让人听得见的声音偷偷地问她。

“喔，我吗？”

八重子吃惊地回头来看着我的脸说：

“哦，上街啦。”

她說着又慌張地回头向后面望了一望。

“看見你不在，我心里真耽心哩。”

我这样說，她也好象莫名其妙地注視着我的臉。等了一会她又說：

“噢，不是那一件事，不是那一件事，但是，不，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她心慌意乱地这样說着，突然又站起身来，慌慌張張地不知道又上哪里去了。

可是，午飯以后，八重子又跟我們在一起工作了。我一直在惦念着八重子的那样子，老是回头向她那边看着。

吃过晚飯，我心想立刻去看森山先生，所以急忙先回房間里去了。房間里只有八重子一个人，她已經准备好了行裝，連行李都收拾好了。

“啊哟，你怎么啦？”我不禁吃驚地問她，“晚飯都不吃，你准备上哪里去啊？”

八重子默默地看着我的臉，突然扑簌扑簌掉下眼泪来。

“我呀，这就要走啦，和你也要分別啦！”

忽然，她又死勁握住了我的手說：

“只有你，我才会說哩，你可不要和別人去說啦。姊姊，黑鬼来啦，哦，现在就住在街上的旅館里，我今天早上去看过他了。而且，今儿晚上我和他要一块儿搭夜車走哩。嗯，說是到橫濱去。”

这样說着，她又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老实說，和这种家伙一起走，我真觉得比死还要痛苦哩，

可是，尽管我心里是怎样的不愿意，可是，可是，没有办法啊！”

二〇

她把头紧紧地靠在我肩膀上說：

“我是完全知道的啊。和这种家伙一块儿走不是被卖作女招待，就是被卖作娼妓，两样里面一定有一样哩。可是，没有办法啊，不管怎么样，这里是已经呆不下去啦！”

她愈哭愈厉害，接着說：

“姊姊，替我打胎的接生婆，据说明天早晨一定会被抓去的。”

“啊，那个竹村先生嗎？竹村先生真的要被抓去嗎？”

我不禁驚跳起来。

“嗯，据说已经这样决定了，所以，明天我也一定会被抓去的。”

“可是，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黑鬼說他到警察所去过了，今儿早上他到警察所去問了来的。”

“可是，可是，你怎么这样傻啊！如果这样的话，第一个应该被抓起来不是黑鬼他自己嗎？”

“我也这样想着問他啦。可是他說，‘我是沒有关系的，我随便有什么事也沒有关系的，被抓去的只是你們，还有接生婆和那些有关的男工罢了，’他这样說着还笑哩！可是，这是真的，一点也不假啊。我在他那里的时候，正巧看到丸屋先生也来看他，和他商量什么哩，这个家伙一定和那方面勾結得很好，那是不会錯的。据说，这一次的新的總經理，也是由这个

“家伙从上州找来介绍给丸屋先生的哩！”

八重子在说些什么，我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只觉得全身好象是冻僵了一样。

“啊，可是，我家里的人如果知道我被卖作娼妓啦什么的，他们将怎样伤心啊，想到这一点，我真是死了还要好得多哩。妈妈一定会急出病来的。”

她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起来。

“请你真的要可怜我啊，我决不是因为生性淫荡，才会做出那种事来的。没有办法啊。好啦，再会罢！再不走不行啦，你多多保重罢！”

八重子擦着眼泪急急忙忙地出去了。可是，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茫然地目送着她的后影出去。我僵硬得象是一块石头似的，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听到外面有两三个人在回房间来的脚步声，我慌张地站起身来，又急急忙忙地想走出房间去。可是，走出房间要到哪里去呢？这却连自己都不知道了。

“啊，对啦，对啦！我要上森山先生那里去。”

终于想起来了似的，我又站定了。

不过，即使到森山先生那里去，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这一点我已经很清楚了。现在如果不跟篠崎走，明天就会被警察抓去，这也是一定的了。即使是森山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就是去死，也不愿意被警察带去啊。

我拚命沉住气，想从垂死的昏乱中清醒过来。我想，这已经再不能茫茫然地慌慌张张了。到底怎么样办才好，这非

得要由自己来作决定不可了，想倚靠其他任何的人都已經不行了。

二一

这后来不知道又經過了多少時間，同屋的人一回儿出去，一回儿进来，可是这些对我都好象是不知多远的地方的事似的，根本就沒有听进去，也沒有看在眼里。

最后，只有一件事情我是清楚的，那就是我的生命到明天就为止了。不管是什么，被警察帶去也罢，被送进監獄也罢，这無論如何是无法忍受的。而且爸爸和姊姊听到我被抓去的信息时，又将怎样的悲痛呀！因此我想，与其这样，倒不如就此一死了之要好得不知多少哩！

我就这样坐在那里呆呆地尋思着。再怎么想，也总觉得死对自己一点也沒有痛苦，不但如此，与其心里这样痛苦地活在世界上，倒还不如死了痛快得多哩。再說，即使以后再活几十年，我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处，这一点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又一定非在这痛苦的世界里活着不可呢？

只是有一件，我死去以后，爸爸和姊姊將感到怎样的悲痛啊，想起这一点，真使我痛苦得象剜心剜肝一样，甚至好象連渾身骨头都磨得粉碎了。我双手握住了窗棂，嗚咽抽噎着难过得要死。

不过，要和我被警察抓去时爸爸和姊姊的悲痛来比，那还是这样要好得多了，最后我还是以这种想法聊以自慰。

这时候，森山先生的影子忽然又活生生地浮現在我的眼

前，我不禁吃驚地站了起來，雙手還是緊緊地握住着窗櫺。

“森山先生也許願意和我一塊兒死哩！”

這樣一個念頭忽然象一支箭似的浮動在我的腦海里，同時，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快活心情浸透了我的全身。

“真的，先生這樣的人，一定會願意和我一塊兒死的吧？”

事實上，我真感到自己象登上了天一樣。過去，我總覺得這世界上再沒有象我這樣不幸、沒有意思的人了，現在這種感覺，忽然一下子都被一掃而光，反而仿佛覺得世界上再沒有象我這樣幸福的人了。如果能夠倚在這樣好的先生的懷里，在他安慰之下安靜地死去，哪里還有比這更快活的事啊？在過分的歡欣之下，我不禁低聲啜泣着，慢慢地站起身來。

可是，突然一下子又楞住了。無意之間，另外一個念頭又象一支箭似的在我腦海里跳動起來。

“我對這個孩子一定比對你姊姊更感到愛憐哩。”

這一句先生不知道什麼時候說過的話，忽然又在我心裡響起來。

我不禁頹喪地又在那里坐倒下來，好象感到全身的力量又被一下子抽去了一樣；已經涌到頭部的熱血忽然又降了下去，只覺得一陣無法形容的寒氣浸透了背脊。

我就這樣一直、一直呆呆地坐着，已經變得動都不會動了。只覺得這世界比過去更沒有意思。一切東西，好象都奇妙地帶着一種冰冷的感覺。

二二

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終於明白了我是非一個人死不可

的，先生不是我的先生。我完全想通了，先生是非和姊姊一块儿生活不可的。

姊姊，我虽然这样写，請你也决不要悲伤，决不要以为我是为了成全姊姊而牺牲自己。真的，我一点儿沒有报答姊姊的情分或是其他的什么意思。

到了今天，我才了解了真正的森山先生。到了今天，我才开始知道，过去我是完全錯看了森山先生。

我想起我在什么时候給姊姊的信上曾經这样写过：当姊姊到神戶去的时候，先生曾意志消沉地病了一个时期，那时候，我好象开始明白了似的；認為先生是多么爱着姊姊啊。可是，我的想法是錯了，我現在終於明白了，先生并不是在爱姊姊，决不是象普通的男人爱女人那样地在爱着姊姊。他只是在心底深处怜惜着姊姊，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怜惜着姊姊。

同样地，先生也打心眼儿底里怜惜着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怜惜着我。而且，先生不論是对我也好，对姊姊也好，甚至对我們的爸爸也好，还有对那弓着背的房东老太太也好，都是同样地打心眼儿里怜惜着的。我到了現在才終於明白，原来先生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如果我去要求先生的話，先生一定会愉快地和我一块儿去死的吧。姊姊去要求他的話，当然，他会更愉快地和姊姊一块儿去死的吧。可是，和这完全相同的，要是那个房东老太太去要求他的話，先生也会愉快地和那位老太太一块儿去死的吧！

到現在为止，我这样地覺得先生是个好人，这样地和先生亲热，可是就这样，总还覺得好象有一点不滿足似的，微妙地

总觉得有些心痒难熬的感觉。因此,有时候,我倒反而感到有些恼恨先生了。可是,事实上,这是因为我还沒有能真正了解先生的緣故。虽然現在我已經是彻底了解了,但那时候,我却認為这个先生是我一个人的先生。希望他能够只和我一个人亲热。到了現在我才明白,这是多么不好的、自私的想法啊!

啊,为什么过去我没有明白这一点呢?我和先生这样的亲近,到了这里以后,又几乎是每天都要和先生会面,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会不明白的呢?我是怎样的糊涂啊?

我现在重新又想起了在学校里受到森山先生的教誨时的情形。我们还从来不曾遇到过这样好的一位老师,虽然說不出他在哪一方面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可是他对孩子們却有一种說不出的深切的感情。真的,現在想起来,都还忍不住要感到不可思議哩。他远不象别的先生那样爱說話,也不会应酬,可是,在我們却覺得,再沒有象先生在教室里时更快樂,更高兴的事了。

二三

这就是說,先生象在学校里爱孩子們完全一样地打心眼儿里爱着姊姊,爱着我,爱着我們的爸爸,爱着那个房东老太太。

“想起来,不是長得这么大了嗎?”

不知道什么时候先生曾經把手在我头上比划着說过这样的话,我到現在才第一次明白了他当时的心情。在学校里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次,先生把手撫摸着我的头这样說:

“一定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呀!”

啊!想起那个时候,我真怀念得要死哩。为什么打那时

候以后我会長大起来的呀！为什么不能永远保持着那时候的样子呀！为什么我会变成一个生过了孩子的人呀！

终于，我默默地站起身来。重新拭干了眼泪，擤了擤鼻子，出外去了。外面是象白晝一样明亮的月夜。晴朗的天空里，看不到一絲云影。可是天气却冷得厉害，面頰上好象被刀割似的；走在冻了的雪地里，木履下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从河对岸传来了許多艺妓在齐声地唱着曲子，里面和着三絃的声音。

突然又想起了不要再象前一次那样，又碰上先生值夜的日子，这可比什么都让人焦心。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将从此永远再也見不到先生就死了。不知怎的，我总想再見一次先生的面哩。幸好，先生正巧在家，我不禁深深地松了一口气，眼泪又扑簌扑簌掉下来了。

“啊哟，是幸子嗎？好，伸进来烤脚爐罢！”

我听他这样說着的时候，竟忍不住激烈地抽噎起来，就那样瑟縮地站着不会动了。想到我从这一次以后，就再也見不到先生的面，听不到先生的声音了，一种說不出的悲哀从心底里涌上来，就这样站在那里，几乎呼吸都要停止了。

先生也吃惊地抬头看着我，在这片刻的时间里，他就这样定神地端詳着我的样子。

“怎的啦？不管怎么样，唉，先打那边伸进来罢！”

他终于这样說。我也就在那里坐了下来，只管呜呜咽咽地啜泣着。也說不出这到底是怀恋呢，悲哀呢，还是怎的。只觉得有一种悲痛欲絕的感觉在咬噬着我的心。

就象这样，先生也有好一会儿一言不发。

突然，不知道又从哪里傳來了一片拍手歡笑的声音，里面还夾杂着彈得很急的三絃的声音。

“这，听见沒有？这是因为‘丸瀨’的主人这一次当上了县議会的副議長，在开慶祝会哩！”

先生抬起头来，微笑着这样說。

“据說这里的艺妓一个不剩都被网罗在一块儿了哩，換句話說，这也就是幸子你們的工資被倒掉的慶祝会啊！”

我完全沒有懂得先生所說的話的意义。可是，当我看着先生这种靜悄悄的笑容时，我好象忽然感到有些精神恍惚起来，我不禁深深地吸了口气，目光凝視着先生的臉。我分明看到先生的后面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筆写着这几个大字：

为人之道。

“先生，森山先生。”

忽然，从我的嘴里发出了象孩子一样的声音，一点儿不錯，这正是七年前的我的声音。

二四

先生惊讶地抬起了头，这样，我忽然又变得高兴得无法抑止起来。七年前我們在教室里看到先生这种臉容时，大家都会笑出来的。而且，一笑开了头，总是好一会儿都无法抑止。我現在的心情就和那时候完全一样，禁不住也盯住先生的臉笑着。我的确是笑了，一面笑一面扑簌扑簌地流着眼泪。

“先生，森山先生。”

我的嘴里又一次发出了七年前的声音。

这样一来，先生也禁不住莞尔地笑了起来。

“哦，什么事？”

啊，先生的这种声音，也正就是七年前的他的声音啊，在过分的快活里，我不禁被眼泪噎住了似的啜泣着。

“先生，那个，为人之道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啊？”

“哦，做人最重要的东西吗？那就是良心！”

先生还是看着我的脸微微地笑着，可是在我的眼睛里，却分明看见先生回过身去，在黑板上写着“良心”两个字，又在旁边加了一条直线。

“那么，先生，这种有着‘良心’的人，是不是也会做坏事呢？”

“哦，会啊。不但是会，而且做了坏事而被惩罚的人，大抵都是那些有‘良心’的人哩！”

先生的脸上忽然显出了一种说不出的悲痛的样子。

“老实说，我也是最近才明白了这一点的！”

我快活得禁不住想跳起来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快活的感觉打心眼儿底里往上涌，欢乐的眼泪也不断地在面颊上淌下来。

“我……只要……能听到先生这样对我说……这样说……就……”

我用低微的声音这样说，跟着就没有力量再开口了。我快活得无法抑止，就好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云雾似的东西飘然地把我的身子包住了，我变得没有力量再坐下去，只记得就那样一下子在席子上倒下了。

“喂，幸子，怎么的啦？”

终于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被森山先生抱起来靠在他的

臂弯里了。先生的臉有一半在电灯的光綫下面，我模糊地看得出那臉上显露着耽心的神色。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唉，喝点儿水罢。”

我咕嘟咕嘟喝了几口热水，这时候，眼前的森山先生的臉也看得清楚起来了。啊，我的身体是麻木了吧？我从来没有和先生的臉这样接近过，到现在为止这是唯一的一次了。被抱在先生的怀里，这也是我的第一次。

“不，没有什么，已经好啦。”

我説着，一劲把头紧紧地靠在先生的怀里，呜咽地哭着。先生也就这样抱着我，一直动都不动。可是，在他那閃动着的眼睛里，却也噙滿着泪珠。

突然，我吃惊地跳起身来。远处傳来了汽笛的声音，这正是厂里熄灯前十分钟所放的汽笛。

“那么，先生，时间已经到了，我要回去了。”

想到从此以后再也見不到先生的臉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悲痛的感觉涌上了心头，周身象被刀子在剜似的。

二五

“哦，那么，好好儿休息罢！”

啊，这就是我听到先生講的最后的一句话了。

“好罢，明天我再会来的。”

我抑止了由于恐懼而引起的战栗，终于这样説了一声，便急急地走出了房門；我回头又看了一下先生的臉，就慌忙下楼来到門外，一直向雪中走去。好容易来到轉角上沒有人看見的地方，我突然抱住了那里的一支电綫杆子要死一样地哭起

来。一边哭一边抽噎着，说什么也止不住。

姊姊，我就这样和先生永别了。回到厂里，等大家睡静以后，我就开始来写这封信。现在，总算是写到最后了。虽然我心里好象还有许多想写的或是不得不写的事情，但因为我还得要写封短信给先生，把我的后事拜托他一下，所以这封信就只好写到这里为止了。等那封信写好了以后，我就将打开工厂后面的木门走出去，这儿一出门就是千曲川的河岸，再从那里往下走一些便是发电所的堤堰了。走过堤堰，正对面就来到了公园里的水庫所在，这个水庫也就是我们女工死亡的场所。单是从我来到这个地方之后，这里已经死过两个人了，在这之前，一定已经死了很多了吧？到了明天早晨，我的尸体，大概也将同样地被人发现挡住在水庫的铁闸门那里吧？这以后的事情，一切都只好拜托森山先生来料理了。

我已经再也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只是一心一意地祈禱着，但愿姊姊能早日期满回家，和森山先生一起过着幸福的日子。如果再能把爸爸也接在你们一起住，那时候，也只有到了那时候，爸爸多少年来指望着的、和女儿一块儿过着象个人样的生活的心愿，才算是达到了。

我没有给爸爸另外写信，就请姊姊和他这样说一声罢！

我虽说什么愿望都没有了，但心里却还是忍不住想着：但愿能再一次亲亲热热地跟爸爸和姊姊见一见；你们两人的样子老是闪现在我的眼前，怎么样也不肯离去。爸爸是连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死的，他现在一定正靠着围炉边，在打着瞌睡吧？

讓田地沒收啊，还是把女儿卖了啊？

女儿不能卖，田地没收也不成！

在姊姊上神戶去以前，爸爸什么时候曾經哼着这样几句曲子，他的声音現在好象就在我的耳边。我的心只感到象在被絞着一样地痛苦。

唉！那就是一切事情的根源啊！——一切的一切，就是由此而起的啊！

露着蘆葦的廚房，在沒有馬的馬廄面前擱着的晾竿，和助老伯家里那头牛的“哞哞”声，还有那对面大野山上并列着的电綫杆，这一切現在我好象都看得見似的就在眼前，我感到身上在被刀剜着一样。

啊，我痛苦难熬地只想能亲亲热热地再回家一次，哪怕仅仅是一次。可是，到了現在再來說这样的话，还有什么用呢？

好罢，姊姊，永別啦！永別啦！請你多多保重，永远过着健康的日子。

(完)

譯 后 記

農民之歌是日本共产党黨員作家高倉輝以現代題材所写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①，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是在東京的報紙都新聞上連載的，現在这个中譯本，則是根据一九五三年東京理論社所刊的單行本翻譯的。

这部小說里描写的悲慘故事，是日本农村里极普遍的現象，它的确是日本农村的真实写照。勤勞、善良的日本农民，不但要受壟斷資本的惨重剝削，同时还要受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层层盤剝，在透不过气来的生活之下，农民被迫放弃了自己賴以活命的土地，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許多农民把女儿卖到城市里去当娼妓，或者是离开了家乡，到工厂里去出卖劳力。在工厂里，他(她)們一面被資本家以解雇、尅扣或不发工資等等手段来威胁和压榨，一面又身受那些資本家的走狗——工头們的摧殘和迫害。許多受封建意識束縛較深的女工，看不見自己的前途，便象本書里的幸子那样，終于自暴自弃，墮入了悲慘的命运，甚至毀灭了自己的生命。不过，这只是生

① 这三部小說是：

1. 高瀨川 寫日本貴族有閑階級的沒落。
2. 農民之歌
3. 狼 寫一九二九年前后日本工人反对資本家的英勇斗争故事。

活的一面，为了对当时日本社会获得全面的了解，还必须讀一下本書的續篇——狼。在那一部小說里，作者通过了另一个也是来自农村的女工的生活，指出当时很多工人怎样在和資本家的实际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她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站了起来，英勇地投身于革命事业。